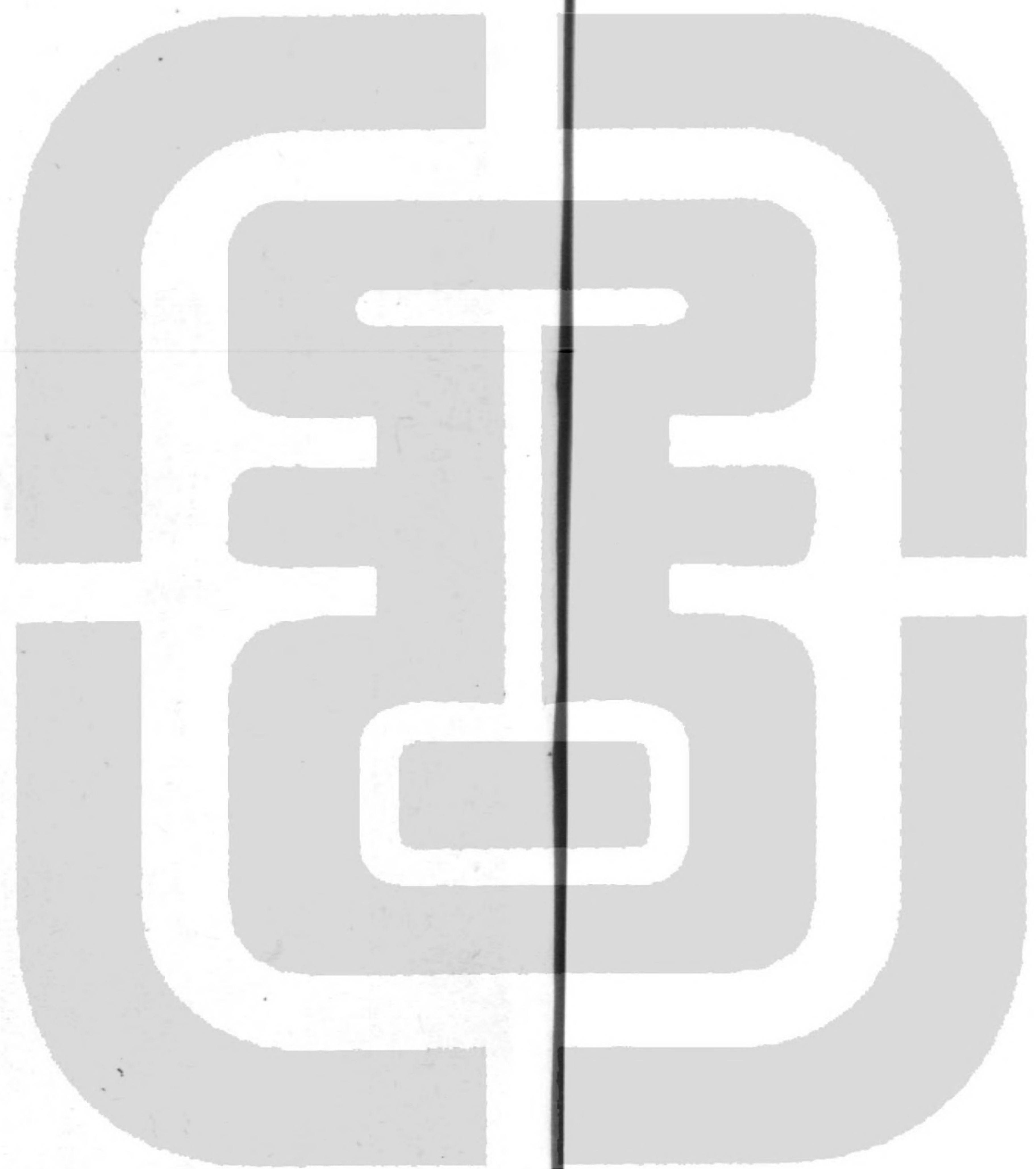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P1



奉書未訣萬古萬古。

正月書

長示鄭
振錄西
諸卷

乘可如
藏書

天祥皇恐奉稟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後即移建以
次論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
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屈泛觀
宇宙無一可為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前
一夕自汀移志至巖問道得老母相見即下從先
帝游復何云都相公去年館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
故回書復遣羅輝來永訣永訣伏乞台照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先母兩國夫人。諱德慈。吉泰和縣義陽曾氏中女也。曾祖知和。祖昌權。父珏。以端平甲午歸于先君子太師公。華齋先生。先夫人生有摯性。事舅姑盡孝。相夫子以儉勤。自奉極菲薄。惟延師教子。至鬻簪珥給費。無吝色。寶祐乙卯。天祥璧俱忝鄉貢。先公携二子如京師。又俱忝丙辰奏名。天祥赴大對後。先公屬疾。臚句傳天祥進士第一。未幾日。先公不幸卽世。璧兄弟扶柩歸先廬。先夫大號痛欲絕。爾後與繼祖母劉夫人相依爲命。執婦道至老益恭。天祥累更麾節。催任瑞巔時。奉重闈以行。然先夫人雅意澹薄。曾不以迎養易家居之樂。德祐乙亥。

祖母歿于巔。先夫人悲不自勝。璧侍先夫人護柩歸里。天祥時以兵部侍郎江西安撫使職事。起復詣行在所。璧以直秘書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母於家。復以知惠州迎養。屬時多艱。版輿無定所。璧深懼以隕越遺憂。先夫人處之泰然。歲在丁丑。天祥自閩來諭。兄弟迭娛侍。意頗自適。戊寅。天祥以樞密使開府潮惠間。九月駐海濱之船澳。璧以戶部侍郎再任惠州。倏報先夫人感疾。扶服省侍。中道得訃音。號呼奔赴。及與天祥璋次妹淑孫哭歛。惟長妹懿孫不在側。是月璧兄弟各起復。天祥趨潮。璧與弟妹奉柩還治所。十月權殯于河源縣義合鄉。

古氏之里。是冬大兵至廣。諸郡瓦解。不能支。天祥以身
殉。明年春。宋祚終焉。璧以宗祀不絕如線。皇皇無所於
歸。遂以城附粵。一歲已卯。寔惟至元十六年。璧以仲冬
携家出嶺。庚辰累起。詔入覲。辛巳。宣授臨江路總管兼
府尹。九月赴官。日夜痛念先夫人旅殯遐陬。欲迎奉歸
葬。而東廣寇攘道梗。癸未秋八月。聞道稍通。令惠之舊
屬林端榮。與其徒取建昌路。達循。卽河源殯所。十二月
林護柩至循。以暴疾卒路。總管李英俊。俾林之徒。日夜
守視。甲申夏。璧將令孫禮入循。囑李總管差人赴江西
省稟事。就令其親彭縣尹與僧方燦及林之徒。持護由

贛之龍南而出。時璧以省委部耀南安。竣事還至吉。先
夫人旅觀適至。遂得與長妹懿孫於值夏江口。哭迎其
棺。衾易歛。先夫人面如生。髮如沐。扶柩歸故里。權奉于
先廬近之別館。且三載。璧幸授代歸。枚卜宅兆於廬陵
淳化鄉靖居里三采之原。得吉山口。丙午向日壬子。璧
率弟妹將以七月十七日壬午奉柩窆焉。先夫人生於
嘉定甲戌。十二月十四日戌時。歿於戊寅九月初七日
子時。得年六十有五。初天祥行秘書省正字。先夫人始
授封。至齊魏國夫人。子男四。天祥璧。孫璋。孫早卒。
女三。懿孫淑。孫順。孫早天。孫男十人。隆子道子。陞

子新子真老寧老佛生辰子京子申子道生後夫人兩
月卒于惠佛生亦早夭孫女十有六人先夫人婦德母
教上應圖史當世非無大手筆。可以發幽潛者。然正亦
不待贅也。刻石納壙。如以識歲月云爾。嗚呼痛哉。嗚呼
痛哉。時至元丙戌七月十五日。孤哀子文璧泣血百拜
謹書。

至吉水日數空

去亦得師真難且二第

傾心致志不可舍也係

頃年之

八月廿七日兄文祥平安矣

天祥多事之

制使都承侍多天祥

汀後即達福以改滿失

朝廷券之士多自其

志如先生生美強人

不知之亦不知

生如城中 擗力力

親年富無一而為

平生之念之去不見

燈亦一子自汀福屯

問道口雲 去母相見即言法
先帝游漢河云 始相公
去年館伴用情甚 已常
念之不忘 故四去漢 盡一節
輝 乘永 健 休 乞

之 也

正 月 天 祥 書

清 莊 詩

平 生 臨 海 山 峯 友 波
傷 是 文 章 被 折 塵

石相求能一事公去

眼各切馬沒辰多

子年變岫有詩在

一飛來江如酒河

黃土一上地更長

故河留名任得醒

石年

我多金金沒般

年多歸因風地作

年多有便來泥也

眼多彩多傷心境

言多越江空秋多思

遺恨多鶴歸

得來

鐘聲沈沈多清朝

月以多度江城夏

來知打明鐘來自聽

鄰家叫佛聲

多免東而不住平

生多多去之此然向來

秋孝去地以爰燭燭

如夕猶自秋

與吉水水易赤峯陳應乞

王祥里以忘兒軍事

陳義士應乞

四年

王祥里

以勇為榜者大振其志鄉之士數為不

謀崔躍子也其能引而東播布見

尤為史子諒忠義之士

神明所符必立奇術蓋亦以魁旃

汪先子之能也即事漢以行德

十有年百

文王祥劄子

跋文山先生遺墨

蘇伯衡

天下宗周矣。而伯夷叔齊終不食其粟。遂餓而死。韓趙魏共分晉地矣。而豫讓必為智伯報仇。竟殺其身。仁者之志。存亡不易。義者之節。盛衰不改。固如是乎。三宮北上矣。益王殂於井澳矣。衛王赴海死矣。而丞相文公志節益堅。困辱之摧折之。甘言以嘗之。重祿以啖之。迄莫能奪之。而竟歿之。噫。蓋與三子者同諒矣。公此數詩。意其在燕獄時所書。其歲當別考也。今去宋一百四十年。忠義之氣。感激之詞。筆勢勁拔。猶燁燁楮素間。如龍跳虎躍。不可褻玩。狎視二心之臣。見之而不禡鼻。則吾弗信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附錄

宋文丞相信國公傳

附從義諸公

明鍾越撰

文丞相天祥以字行。吉州廬陵人也。文氏來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鎮。五世祖正中。徙富田。曾祖安世。贈太保。邢國公。王父時用。贈太傅。永國公。父儀。號革齋。士人稱為革齋先生。贈太師。惠國公。母曾氏。封齊魏國夫人。公誕時。父夢有兒騰紫雲下。已復上。而公生。故名雲孫。及長。友字曰天祥。後以字第。改字履善。體貌豐偉。英姿雋爽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炯然如電。善譚論。博學。為文未嘗屬草。下筆數萬言。滔滔不竭。童時遊鄉

篤生頭瑞

異僧具大法眼

殊遇

校見學宮祠先賢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父胡文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天像皆謚忠節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佑乙卯年二十與弟璧侍父赴省道由玉山遇異僧指公曰此郎必為一代偉人然非一家之福與弟璧同舉公置第五召對策集英殿廷試前兩日公苦河魚試日幾不能支吾至殿恭受御題公以法天不息為對以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故也帝覽策親擢第一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因共字曰宋瑞而通稱之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諠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服除時丁大全嬖閹

宋史謬言

元兵伐宋今改虜圍

劉胡二傳

俱稱內都知非是

妃結內侍得寵理宗用事或勸公通書者公曰仕如此其汲汲耶郡侯欲為言于朝力辭得止開慶初五月臨軒策士旨差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承事郎時虜圍鄂江左相吳潛倡遷幸議巨闔董宋臣時宋臣為內都實主之京師洶洶人莫敢議其非者公上疏乞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并條陳數事一曰簡文法以立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三曰就團結以抽兵四曰破資格以用人辭旨剴切幾萬餘言書奏不報即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將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景定二年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會賈似道當

國年餘頗訝不通名。及除入館。得公書舉張師德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三年四月。兼景獻府教授。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著作郎。四年二月。兼權刑部郎官。部事最繁重。居官者率受成于吏。公爲之鈎考。裁決晝夜不倦。吏不能欺。咸懾服焉。八月。董宋臣復入爲內都知。又上書極論其惡。請置之罪。不報。束擔出關。丞相留之。出守瑞州。十一月。赴郡。時郡兵火後瘡痍乍復。公寬惠以撫之。廉靜以鎮之。兵素驕。取其桀黠寘之法。張布綱紀。上下肅然。于交承外。積緡錢萬餘。劄便民庫去之。日填兵出前窠。名爲楮百萬有奇。遺愛在民。久益不忘。五年。

十月。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辭免。不允。咸淳元

年。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度宗卽位推廣德意。

全宥甚多。四月。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革齋公本生母。

也。改適劉氏。公聞之。卽日解官。以服制未定。申請間公。

以義起禮。謂有正祖母在堂。先人若存。則于所生母當

申心喪。因照承重例。遂承心制。情悉于通廟堂書中臺臣黃萬石。

不原情察理。以不職論罷。終喪三年。九月。除尚書左司

郎中。辭免。不允。四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黃鏞奏免。除福建提刑。臺臣

陳懋欽復奏寢新命。五年四月。改知寧國府。辭免。不允。

十一月。赴府領事。先是乙卯春。公未第時。有冷水玩旅店胡翁者。家距公三十里許。公趨城。必往過其門。夜夢門外巨石。有龍蛻爪其上。覺而異之。昧爽。卽擁帚除石。恭敬作禮以俟。已而公至。則坐石上。更履。翁言早寒。願飯去。詞意甚勤。公恠之。問其故。翁以夢對。且曰。他日富貴。必垂憐我。公諾焉。由是公家人往還。必飯其家。歲時翁嫗。至公家。必厚贈之。至是。公載家赴任。飯其店。胡以宿諾。請公笑曰。諸擔中。任擇取一。胡屢謝不敢。尋取一擔。以告公。啓視之。乃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爲鄉里親友餽者。汝無用焉。命衆估其值。給之價。胡翁是請也。以

在朝廷則
朝廷在石
任郡邑爲
郡邑父母

公五馬貴介。意必輜重充溢。迺公性清簡。行李枵然。雖任其自擇。無長物焉。至州。府極彫弊。且居上流僻塞。稅務無所取辦。則椎剝爲民害。公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百姓歡舞。去後。爭醵金立祠。葆祀之。六年正月。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玉牒所檢討官。會賈似道託疾致仕。以去。要君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公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內制相承。必先呈藁于相。任其改竄。重失王言之體。公直道而行。似道嫌所擬無過褒之詞。且怒不先呈已。諷別士院改作進呈批出。竟不用公所擬。公援楊大年故事。以學士

通則歸已

待書似道
黨

越檢年譜
關文山是

三十六

公以天下
為家如是

公性淡逸

而傳迴云

性豪華何
也

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退。似道勉留。乃力丐祠。束擔出國門。遷秘書監。似道使其黨臺臣張志立劾。罷之。七年冬。除湖南運判。似道黨臺臣陳堅復奏寢。公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有七。因關文山于其鄉。以窮山水之樂。公有詩云。當年祇為青山謨。直草君前一詔歸。蓋為此也。復聞虜寇江上。即罷匠事。惟廳堂僅成而已。公于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僦適。不求鮮美。凡祿俸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嘆曰。惟願明良在上。退為潛夫。足矣。咸淳九年。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疏決滯淹。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是年

夏。見故相江萬里于長沙。萬里素奇公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十年。改知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廣人以安堵。故具官。設位。家畏壘。而尸祝焉。居一年。而難作。為幼主德佑元年也。正月。牒報虜兵渡江。詔諸路勤王。公捧詔號泣。移檄諸路。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蜂應之。有眾萬人。皆自裹糧食。事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賢

公作忠至
使人人無

二心

訟大奸出
自學較公
道在于書
生可憐

奸邪妬忠
無所不至

宋史稱大
兵胡傳稱
元兵今稱
虜兵

字字瀝血
然國至此
可憐矣

殿修撰。江西安撫。尋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解官。承重。葬夫人。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趨兵移洪。初左相。燾。王公遷擢。屢趣公入衛。與右相陳宐中不合。燾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宐中沮公事。宐中出關。歸永留夢炎代相。夢炎素厚宐中。黨江西置制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趣萬石入衛。萬石與公有舊嫌。曾因心制劾。又忌公聲望。出已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公不職。遂有以公移屯隆興府。經畧九江之命。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隆興退屯。置司撫州。嗾守臣趙必昂以宐黃令趙時秘狀稱寧都連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

樂安宜黃將至撫州。誑申樞密院。公言寧都六姓招募勤王。駐吉州。候旨入衛。未嘗有一足至撫州。境內守臣張皇誑惑。欲阻撓勤王大計。有旨責降必昂時秘。趣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虜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新集之兵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公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也。乃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八月。詔公義兵赴闕。公提兵二萬。至衢州。所過秋毫無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軍事。至臨安。朝論猶以宜中未入爲嫌。公駐兵西湖兩月。累奏乞終喪。有云。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以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大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俟宜中至。乃發。朝議以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時朝廷方遣呂師孟使虜。師孟益懼。蹇自肆。公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

此時若建藩鎮。力猶能制虜。此是上策。

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州破。至一縣。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馭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而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破矣。時議以爲迂濶。不報。虜兵已發。

張全實陰
受宜中旨
雖全懷逆

謀實宜中
主之予故
揚而書之

可恨俱宜
中一黨人

夢炎向忌
公出公制
圖及有急
方追入衛
天下事何
可為

金陵入常州。常州急。始遣公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十
月。公入平江。宜中遣將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公遣
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張全以兵
匿虞橋。士龍戰歿。而全不援。走回五牧。以就朱華。華措
置守禦。全不許。虜兵薄華軍。華戰敗績。張全擁軍隔河。
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
全令軍斷其指。華軍多溺歿。虜兵繞山後。薄贛軍。曾全
等先遁。張全已宵遁矣。尹玉獨以孤軍當其鋒。人皆殊
死。戰所殺人馬無筭。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公軍無
一人降者。使此戰。張全稍施援手。可以大捷。而全乃陰

受宜中旨。按兵觀望。遂使宗社陵夷。嗚呼。天哉。實賊臣
敗之也。公于是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竝治軍
法。請于督府。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狗奏。贈尹玉為
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虜兵破常州。屠其城。進攻
獨松關。急留夢炎。陳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連書趣公
移守餘杭。公猶欲鼓義士再戰。兩府劄再至。乃委印通
判王舉之。責環衛王邦傑。以城守。公去平江三日。舉之
邦傑開門迎降。都人大駭。議公棄平江。公乃出兩府劄。
榜朝天門。眾始定。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
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留夢炎遁。

陳宜中阻撓國事可恨余每舉書

遲了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僅三四萬人公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二年正月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闕陳大計不得見引輕兵赴關始從公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都人競為危言持車駕駕不欲動公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尹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公又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

此時一戰猶可為

此處亂極宜詳諸傳

皆畧

此段余游

泰山有老父為余言

及朱相國湧幢小品亦載斯事

信不誣也

乘此機會可恨皆賈

餘慶陳宜

中等賣國之賊歸心

于虜故至此

萬人隸少保背城一戰以戰為守宜中不許反白太后遣楊應奎持國璽于虜廷十五日在朝諸臣一時俱遁十七日虜伯顏兵至皋亭山距臨安即今杭州三十里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繞虜營伯顏怪之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有精忠字面伯顏曰此岳王護國現此靈異亟宰牲為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祭訖風雷乃止若旦日以三千人出戰虜即斂兵北歸奈力竭講和而趙吉甫賈餘慶以降表傳國璽獻虜初宜中蒙蔽外庭遣使絡繹講解見伯顏于長安堰已而不

史傳中往
往稱張世
傑兵遁去
誣甚恨其
忠宋故耳
奈考鑑改
正
蘇京湖公
稱其專心
王室終始
不失大節

僊僊之論
勝十萬師
虜其落魄

如約。故虜徑至皋亭。邀宜中相見。宜中遂逃。明日世傑亦遺兵去。次于定海。以圖恢復。時虜石國英使卞彪說世傑。世傑大怒。斷彪舌。殊之於。十八日虜兵至臨安北五十里。益王廣王乃從母家出關渡江。大將蘇劉義以兵衛間走永嘉。公實陳此議也。自虜至皋亭時。十九日早除公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使。辭不拜。時虜兵已迫修門內。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士大夫俱集左丞相吳堅府中。上下震恐。莫知所出。有旨令公詣虜軍講解。公意尚可以口舌動也。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初奉使往來。虜無一留者。公亦欲覘之歸而求救國之策。二十日詣虜營。從諛者有意推陷公。公

勿顧也。因大言責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爾將欲為兩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天意尚可知。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勝負未可知也。吾恐豪傑竝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危言折之。公曰。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為之改容。因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賈餘慶同知樞密使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巴呂師孟奉表降虜。皆不敢使公聞。知伯顏引公同坐。

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公不還公大罵賈餘慶等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即程鵬飛之言也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初公上疏

乞斬呂師孟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至是文煥謂公何故以逆賊見罵公曰國家不幸有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六年不救是以至此公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闔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公謂汝叔侄賣國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為大

義士故悉書名紀之

此賈餘慶

欲害公峻

標出

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自是愈益留公公居虜中欲求速死虜衛守甚嚴務為塗塞耳目二十一日吳堅賈餘慶等歸以降詔令天下歸附吳堅等既獻土虜庭號祈請使二十四日伯顏遣唐兀兒暨趙興相等先罷散公所部勤王義士令各歸鄉里公聞之流涕不自堪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林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驅逐公隨吳堅賈餘慶等北行數人即祈請使盡出賈餘慶計也是日虜兵屯錢塘江

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先是公承旨將詣虜軍諸客皆贊行天台杜濬議斷斷不可獨留行諸客逐濬去

杜許忠義
從公後不
名稱杜閣
架

架閣深謀
激烈故能
成事

此處各傳
德馨

義俠不減
江生翁

妙着

沈謀足以
濟變

諸客皆散。惟許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詔特改許宣事
郎。除禮部、兵部架閣文字。至京口。留十日。日夜謀脫。不
得。公欲引決。許與帳前余元慶定計。議趨真州。杜架閣
云。事集萬幸。謀泄皆死。死有怨乎。公指心自誓。靡怨。且
辦七首挾以俱。事不濟。即自殺。杜架閣亦以死自効。計
遂定。而舟不可得。杜架閣如顛狂人。醉遊于市。遇有言
本朝感憤者。即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無不願自効。京
口去江多隘。偶遇一老校馬。杜架閣厚賄之。因得引問
道。至江岸。適元慶故舊為虜。管船。元慶密叩之。許白金
千二百兩求之。其人壯勇而前。曰。吾為大宋脫一丞相。

回建大功業。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則二
月二十九日也。是午。虜趣過瓜州。賈餘慶諸人皆渡。公
托詞以明日同吳丞相渡江。虜不之疑。得驅迫稍緩。遂
于河近沈頤家坐臥。初虜遣諸酋監公者。曰王千戶。狠
突兇惡。不離頃刻。公以約明日渡江。買酒辭別。醉居亭
沈氏。復醉。王千戶諸人伺其寢熟。啓門而出。先是沈氏
家有巡夜者。忽入為劉百戶。杜架閣隨之。強與之飲。約
為兄弟。拉飲妓所。杜強劉宿。因得其官燈。與公變服而
出。公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侍于甘露寺下。及至。舟不
知所在。皆謂船已失約。意窘甚。公携七首徘徊無計。甚

天助忠貞。許方得船。幾為邏舟所獲。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舟

集杜詩序

止云十一

人

子拜。且禱曰。江河神田相公來送。賴潮退。彼膠淺。適風便。公與十二人。幸脫。各稽首以更生賀。先自虜阿木平

章令。諸祈請使手札。勉李庭芝歸附。獨不敢署。公名虜酋長阿荅海。

虜之相

入宮逼。太后幼主。即日出宮。封府庫。

以全太后幼主及福王與芮。沂王乃裕。樞密使謝堂隆。

王昭儀有

滿江紅詞

讀之慘時

宮女死節

甚衆

國夫人。度宗生母王昭儀等行。後為女道士三月朔至真州城下。

問者群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得脫。後來城子諸將校皆出延入城。真州守將苗再成迎見時。真州不聞京師

消息已數月。忽聞公語。皆感憤流涕。公入城。聚觀者夾

道如堵。無不歡呼。以國事有藉。公喜曰。東坡云。被天津

橋上看殺。久無此境界矣。因賦詩云。聚觀夾道捲紅樓。

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公自正月二十。羈係虜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

脫。四十日內。倍歷艱苦。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以七言記

之。自謂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

不勝有重覩天日之喜。公來之明日。虜大索民間。累南

人甚多。而公已不可得矣。再成因為公言。近有樵人破

一樹。樹中有生成天下趙三字。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

真州一歸
勞餓拂亂
靡所不至
各傳畧之

此天下趙
分析解散
之兆

州半樹留真州。字瞭然不可磨。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且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于此。公聞之喜甚。而再成與諸將幕。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宣撫即夏貴有隙。不得合從。得丞相交通兩閩。不一月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公問再成計。再成言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恐虜兵至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向瓜州。再成與趙刺史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虜勢必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楊子橋兵三面合攻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然後以

此是好細
作虜間諜
者庭芝為
其所愚失
此機會
處國憂疑
之際亦當
料理至此
然亦須視
文丞相為
何如人
苗安撫亦
有心國事
人奈無膽

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要其歸路。虜在兩浙。無路得出。虜帥可生擒也。公喜不自制。即作書遺李庭芝。及夏貴。再成。又各以覆帖副之。遣使四出。約結。先是楊州有脫歸卒朱七三等。謬供云。虜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庭芝發書。疑公為虜行間。謂公決無得脫之理。縱得脫。必無十二人同脫之理。罪苗守開門納之。諭其亟殺公。以自白。再成將信將疑。意不忍殺。因約公。越日早食後。看城。公欣然從之。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城。王忽示以李制司文書。公方嘆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閉公門外。公忠誠無訴。杜架閣亦仰天呼號。欲赴濠。歿。從

者皆無人色。公言江南與北中皆知予忠義而兩淮不予信。天地茫茫向誰與語。遂有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少兩淮緣之句。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奉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公云。今惟有往揚州。路分云。安撫謂揚州不可往。公云。夏宣撫素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于天。惟往揚州。行數里有五十兵捉刀于野。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公。公與杜架閣連轡行。後至。張徐請下馬。又云。且行。既行。又云。且坐。公意其必殺于此。與之立談。張徐云。李制使欲殺丞相。故苗安撫遣某二人送

行。今欲何往。公云。只往揚州。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公云。莫管。只信命去。張徐云。安撫欲送丞相往淮西。公云。淮西道皆虜所在。無路可歸。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若能信我。尚可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即從通州遵海還闕。二路分云。李制置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中少避。公云。合煞。生則生。死則死。只于揚州城下耳。張徐云。安撫已具舡。丞相從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公驚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耶。張徐見公詞真確。竟感動。杜架閣又密語之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歸罪于汝。汝其審之。張徐方吐實云。李制使

二路分好
餽法

架閣密語
二路分是
應變妙着

使一語可
疑卽爲草
間血矣

欲殺丞相。苗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安從事。某見丞相忠義。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某當送去。乃知苗守雖持兩可。實使二人覘公意旨。趨向而後爲之處。向使應酬稍失。被害原野。誰復知之。公于是有不是。自兵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之。句乃舉所携銀與之。因得導揚州路。向猶導公以淮西路也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亦去。明日四鼓。至揚州城下。憊甚。杜架閣云。制使既欲殺我。必且死于城門矢石之下。不如趨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從死此無益。金應又謂出門卽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

從義之難

義士八人

天生德于
予醜虜其
如予何

與其死于途。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死。公欲從金說。恐制臣見殺。從杜說。又恐虜騎見捕。計未能決。而同行十二人中。李茂。吳亮。蕭發。余元慶。遽生叛心。携所懷金各百五十金。逃去。從公者。惟杜架閣。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八人。斯時外旣顛。內又飢困。行數十步。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次。而天色漸曉。隨賣薪者。依其家避哨。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穢中。忽虜騎數手過其後。同行。人無復人色。自分必死。幸而風雨暴興。黑雲滿山。騎亦徑去。蓋公忠。心格天。若有神物。憑其間者也。自是變姓名。趨高郵。時當午。謂哨不來。虜法午前出哨。午後各歸。

腰邊無黃金壯士無顏色

餓其體虛

行辨其所

是一幅竹林遇難圖

禍焉福所倚

望山下有古廟。遣呂鄒二人下山汲水。且圖少得米菜。以救數日饑憊。不意哨至被獲。二人解所腰金悉與之。得不殺而回。相向哀號。投廟潛避。幸樵者出糝羹。乞其餘。又迷失道。乃厚許樵者。使導高沙路。黎明隨至賈家庄。蓋初五日也。時枵腹已兩夕。日半賴樵者為糴米。至午方得食。其不為餓殍幸矣。公詩云。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眉硬。風搜顴頰高。流離外顛沛。飢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識其慘也。是夜初五催馬趨高沙。迷失道。通夕行田坂中。風露滿身。人馬飢乏。山漸明。哨兵奄至。伏叢篠中。竹林中也有二十餘騎。

遶林呼索。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復割其髮。裸于地。王青縛去。鄒捷臥叢竹中。虜騎踏其足流血。杜架閣金應被獲。出所懷黃金與之。得脫。公藏處與杜架閣相近。虜過公傍三四。皆不見。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虜倉卒不盡索。而公得免。獲未幾。呂武呂武與夏仲散避他所得脫報虜騎已還灣頭。方知虜以高郵米擔濟揚州。故自灣頭夜遣騎截諸津。鮎魚壩而來者。向非是夜迷途。四更即可達壩。當之則一網無遺矣。豈非天地祖宗之靈默佑之耶。然倉皇饑餒不能行。且隨公者。或執或逃。僅存二人。與二人逡巡行路。至晚忽遇樵夫數人。持一籬至。即購

勞其筋骨

得此羅以繩係之。募二樵夫更迭負送。而被傷者扶持
強行。血衣淋漓。見者傷惜。乃賦長歌以識之。畧曰。三月
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圓。夜行二
百里。望望無人烟。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
濕。怒飈狂欲顛。流澌在鬚髮。塵洙滿橐鞭。紅日高十丈。
方辨山與川。甚言霧迷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倉皇伏幽
篠。生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虛絃。遶林勢奔軼。
動地聲喧闐。霜蹄破重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
非縮地仙。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濺。一隸縛上馬。無路
脫糾纏。一廝躡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賓與一從。買命得

金錢

杜架閣與金應以黃金賄虜得脫

一伴與一校。幸不逢戈鋌。

呂武與夏

仲散避他

所。得脫。蹉予。何命薄。寄身空。且懸。跬步。偶不見。殘息

忽復延

公避與杜架閣近而虜適不見

當其感迫時。大風起四邊。

時萬竄怒

號虜不

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

得痊。一行輒一跌。奔命度平田。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

烟。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螭。

不見道傍骨。委積有萬千。竟鬼親蠅蚋。膏脂飽烏鳶。使

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既如此。吁嗟彼蒼天。奈何

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蘓子卿。終慕魯仲連。為我王

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污腥羶。求仁而得

幅離駮
經尚無此
激烈

仁。寧。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
樊。期。托。于。燕。國。士。急。人。病。倘。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
恨。付。重。泉。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道。逢。採。樵。子。中。流。
得。舟。船。竹。箬。當。安。車。六。夫。其。頽。肩。四。肢。與。百。骸。屈。曲。如。
梧。捲。路。人。心。為。惻。從。者。皆。涕。漣。饑。臥。野。人。廬。藉。草。為。針。
氈。詰。朝。從。東。渡。始。覺。安。呂。便。人。生。豈。無。難。此。難。何。迤。邐。
報。國。臣。有。志。悔。往。不。可。渝。臣。苦。不。如。死。一。死。尚。可。憐。堂。
上。太。夫。人。鬢。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愛。廬。首。丘。
義。皇。皇。倚。門。望。惓。惓。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壘。北。海。轉。
萬。折。南。洋。溯。孤。騫。周。遊。大。夫。蠡。放。浪。太。史。遷。倘。復。游。吾。

致命各有
權一語可
得萬古死
事忠

盤終當耕我綿。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
從容為聖賢。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既至高沙即高郵。

蘇甚

盤詰甚至。稱制司命。捕文丞相甚急。南來人竝不敢內。
公時見有傷者。不疑得下船去。于是欲由通州浮海如。
溫州以求二王。益王王昱廣王昺也過城子河。水中流尸上下凡

二十里。且與哨舟相先後。至海安如皋。凡三百里。虜與。
寇出沒其間。危不免者數矣。二十四日。方至通州。反覆。
詰問。數日不納。不得已。從詰者吐實語。適謀者報鎮江。
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于濬浦。始釋制司。
前疑。而追騎又迫。賴通州守楊師亮字思復出郊。聞而館。

此處傳皆
誠張世傑
孫考工

于郡。衣服飲食皆其料理。楊守又以商舟送公。得通楊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四月八日。至溫州。聞益王即端宗建大元帥府于福州。公奉書勸進。始于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侍講。召公赴行在。二十六日。行至福安。除右丞相公。以國事皆決于陳宐。中固辭丞相不拜。七月。乃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使行出劔南。號召四方。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溫州。公欲還溫州。進取陳宐。中不從。蓋宐中棄溫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公開府劔南也。十月。收兵入汀州。遣督謀趙時賞督諮趙孟深。以

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督贊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起兵來會。時虜寇福安。車駕航海。福安遂陷。明年正月。虜兵大入汀關不守。公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公覺之。移屯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深軍還。惟胡浚不至。未幾浚降。啣浚都令來說公。軍士响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浚都等既入閩。李珣王積翁等降之。爲福建宣撫招討使。各致書于公。公復書云。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三月。公復梅州。今潮州府程鄉縣始與母弟妻子相見。旨授銀青光祿大夫。仍經畧江西。斬二大將之跋扈者。

此時大有
恢復機括

義兵蜂起

曰都統錢漢英王福以釁鼓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
昌戰零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
孟深盛兵薄贛城招諭使鄒鳳率贛諸縣兵直擣永豐
吉水招諭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泰和時贛惟存
孤城吉八縣復其半上半垂下臨洪諸郡豪傑聞風響
應皆爭赴文丞相軍受約束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
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張堂
熊桂劉斗元吳希爽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
縣諸義師送款無虛日大江以西有席卷包舉之勢福
建斬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虜遣李桓援

贛桓自將兵來攻貴達以兵千人民兵數千次泰和鍾
步張抃趙時賞趙孟深率民兵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
衝之皆潰孟深收殘兵保零都公聞鄒鳳聚兵數萬于
永豐欲引兵會之會鳳先為李桓所敗同起者劉欽鞠
華叔顏斯立顏起崖皆戰歿武岡教授羅開禮起義兵
復永豐兵敗被執歿公聞裂裳哭祭之李桓乘弊追公
至于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驅軍嶺上力戰
箭如雨集遍體被劓猶手殺數十百人虜兵為之震恐
乃自投崖谷歿兵潰桓兵復追空坑會山徑逼窄老幼
負荷奔走填塞公窘不能前忽有大石奔殞橫塞路前

空坑之石

天所以助

忠貞也宋

史及傳皆

云得趙孟
滌結之而

免是蓋元
入附為欺

誑人耳予
削之

死節諸人

虜兵望而大驚。稍却乃得脫去。失歐陽夫人一子一女。
鄒淵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趙時賞被執。奮罵不屈。
慷慨就死。諸被執者有吳文炳、劉洙、杜棟、張抃、劉欽。俱
各自引決。不屈。公與母曾夫人、長子道生及杜架閣、鄒
鳳趨循州。散兵頗集。屯嶺南。虜兵圍廣州。黎貴達潛謀
降。事覺斬之。明年景炎三年三月。公會兵次于灑江浦。遣間
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崖山。以母弟在惠州。乃
進兵海豐縣。四月。端宗崩。衛王繼之。是為帝昺。改元祥
興。適有黃龍見海中也公奉表起居。自劾督師罔功。降詔獎諭。略
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奉國。

大臣慮國
心事如此

脫危急于虎口。涉遠道于鯨波。以匈奴未滅。為心棄家。
弗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
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
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詔出陸秀夫手公乞移軍入
朝。不許。乃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冲幼。宰相遁荒。詔令出
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詞相距。秀夫不能答。嘆息
而已。又欲移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公威重。陽遣舟來迎。
而中道返。六月。祥興帝自礪州廻。駐崖山。公屢請入覲。
自去冬。宜中遁占城。世傑以樞副柄國。日以還候。宜中
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受宜中。超擢忌公。入以位樞密使。

位出已上。皆不使其入。加公少保。信國公。母封齊魏國夫人。官屬各轉五級。以金三百兩犒其軍。時年皆疾疫。同督府歿死者數百。母夫人子道生相繼卒。公亦數病。詔遣使宣祭。初陳懿兄弟五人俱為劇盜。世傑招之攻。閩不奉制。遂投潮州。潮人苦之。公聲罪討懿。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月屯潮陽縣。戮懿黨。劉興為潮宿寇。叛服不常。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虜張弘範以水軍自明秀下海。步卒自漳泉入潮。水陸竝進。公以聞行朝。移屯趨海豐。入嶺南。謀結寨據險以自固。鄒淵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公少留勞之。住和平市。

攻陳懿黨與。張弘範兵尚隔海港。步騎未能遽前。陳懿為之鄉導。具舟以濟。弘範兵弘範既濟。使弟弘正以輕兵疾馳襲公。時二十日午。公方飯。客五坡嶺。虜水陸兵突至。眾不及戰。公猶督民兵數千。冀戰死于鋒鏑。會虜欲生得丞相。遂被執。即取懷中腦子二兩。盡服之。然必飲水乃死。諸服毒得告。監者以渴甚於田間。蹄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目旬餘。反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鄒淵自到未絕。眾扶入南嶺。死。劉子俊自詭為文天祥。計欲脫公及執公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張鏜。熊桂。吳希爽。陳子全俱死。杜架閣許被執。以憂

豈非天留公之死乎

鄒淵死節

從公死事者必悉表

使虜終執
此意公何
以死哉吾
故曰狂生
妙職麥米
丁皆成公
者也
自元人作
傳公對虜
俱自名可
恨

死惟趙孟深得脫諸軍皆潰公見弘正于和平大罵求

死越七日。至虜營。朝陽踴躍請就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

客之名在我。釋其縛。以禮見公。左右命之拜。公曰。吾不

能拜。左右曰。奈何不拜。公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度不

能屈。即曰。前見伯顏。臯亭時。吾實在傍。遂以客禮。長揖

相見。公見伯顏阿木於臯亭時。惟長揖而已。蓋歲除前三日也。祥興二年

正月二日。弘範驅公登海艘。十三日。至崖山。弘範使公

為書招世傑。公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愈急索。乃書過零汀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置之。自此守護益嚴。欲自

為死計。不得也。二月六日。崖山行朝破。崖山在廣州海

中。兩山相對。山口如門。世傑以為形勝。安之。初行朝有

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虜帥張弘範大小船五百。而二

百失道。久不至。虜人登舟。嘔暈。執弓矢。不能支持。又水

道生疎。舟人進退失據。初至。乘其未集。擊之。蔑不勝矣。

世傑不守山門。反依山作一字陣。幫縛不可復動。則不

能攻人。反專受攻矣。會日暮。風雨暴作。昏霧四塞。世傑

辦小舟。至帝所。欲帝遷至舟。旋遁去。宰相陸秀夫走護

帝舟。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執不肯赴。秀夫度

不能脫。請于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

乾坤水上

世傑葬太
后方死

此乃天意
天豈人為

言訖。仗劍驅妻子入海。冠裳抱祥興。帝赴海死。太妃宮
人以下皆從之。將士官屬蹈海者數十萬人。世傑與蘓
劉義斷維。乘昏霧去。楊太后聞之。大慟曰。今無望矣。遂
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時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
世傑不肯。登舵樓。露香呪曰。我為宋至矣。今若此。豈非
天哉。因墮水死。先是帝遷崖山。有大星南流。隕海中。小
星不計其數。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公坐虜舟。南向慟
哭。作長歌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懽忻趙人怨。
大風揚砂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
干戈紛紛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

按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陽

二百州集
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

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監師愧牛耳。

左傳

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諸侯耻之。凡監
割牲。掙血。主盟者。執牛耳。加載書。言背盟者如此牛也。

白麻句一
作重拜不
可當

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
咫尺長安不可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戒戒一作
作戈為

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

戰爭。未有蜂螭交滄溟。游兵日來日復往。相持一月為

鵲蚌。戰國策。趙伐燕。蘇代說趙王曰。昨者臣過易。蚌方
暴而鵲啄之。蚌而箱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

雨字一本
作兩兩謂
開口也

出。必有死鵲。兩爭不釋。漁者并擒之。南人志欲扶崑崙。

北人氣欲河帶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雄誰雌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朝船滿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上鼾睡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灑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淚雨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飛杳藹知何處。漢制天子五路駕六馬行疾若飛故曰六大水茫茫隔烟霧。我期借劔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黃金橫帶者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耳又為六噫歌。南北傳誦弘範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何為。士民亦無叛者。三月十三日。至廣州。公日俟死。而弘範于公禮貌日隆。盡取所亡妾婢奴僕以奉公。悉謝絕。

更傳俱稱
世祖子削
之稱元主
稱名別正
統也何日
得修宋元

弘範軍中置酒大會。因舉酒從容謂公曰。國亡矣。丞相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易心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公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以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公曰。商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之改容。虜副帥龐鈔兒赤起行酒。公不為禮。龐怒罵之。公因大罵。請速死。弘範義之。遣使具奏。公不屈。與所以不殺狀。元主忽必烈。即世祖令送至燕。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謹護其行。防甚密。求死無間矣。或曰。知其不可。何為為之。公曰。吾所謂盡心。

史子五願

時惟高應
松以不食
得死

義舉

者。人人諉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敗論是非哉。四月二十二日。發廣州。更以崖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始鑰公于舟。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劫奪者。即絕粒不食。計日可死于廬陵。乃為文告祖禰。為詩別諸友。遣孫禮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二日。于廬城來復。公將以心事白諸幽明。即瞑目長逝。迺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孫禮期不至。至豐城。忽有見孫禮在他舟。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于是不食。已八日。不死。公念死廬陵。不失為首丘。今委命荒江。志節不白。蓋從容以就義乎。強復飲

人。丈夫立節如此。

食時從公者止。劉榮一人而已。六月初五。至隆興。觀者如堵。虜有駭其英毅者。曰諸葛軍師也。十二。至建康。囚驛中。鄧元薦以病。遷寓天慶觀。留不行。八月二十四日。石嵩等以公自東陽渡江。淮士有謀劫公江岸者。不果。以弘範命兵衛夾舟。陸至揚州。故也。十月一日。公至燕。供帳甚盛。公義不寢處。乃坐達旦。示以骨肉。不顧。許以穹爵。不移。屈以威武。不變。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四日。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于元王。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盛設兵衛。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枷械。惟繫頸以鐐。得出戶。負暄。拘囚殆甚。初九

史傳皆云
命之跪謬
甚

此等處敘
法書法與
各傳不同

日。酋長博羅酋長即同弘範暨諸酋皆引問通使脅公
跪。公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力強之。終不可。博羅叱左右
曳公于地。公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拿足。或按手。或
攀膝倚背。強作跪狀。終不可得。通事問汝有何言。公倨
地。謾唾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
之。今日盡忠。宋室不過歿耳。有何言。但早施行。即為大
幸。又問曰。言止此乎。公曰。為宋丞相。國亡。職當歿。今日
拿來。法當歿。又何言哉。博羅曰。你道有興廢。且道盤古
到今。幾帝幾王。公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
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既不肯

不速死心
事

氣吞胡虜

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廓土地。與人。又遁去
者否。公曰。為宰相而奉國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
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我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
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歿。所以不歿
而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
問德佑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果忠
臣乎。曰。德佑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
君。所以為宗廟社稷計。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
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
塞。諸酋相顧而笑。忽有問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

時拜公相
公立辭曰
事已無可
奈何我不
敢當此國
之名請有
危難捐軀
而已

二王何所受命且逃底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咸乃
度宗皇帝長子德佑親兄如何是不正即位于德佑去
國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
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遁詞曰汝既為相能挾三宮以
往可以為忠不能則與我相伯顏一戰決勝負可以為
忠公曰此可責陳丞相我時未當國難以責我又問汝
立二王做得恁功公曰國家不幸喪亾立君以存宗祀
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何功勞
之有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公曰人臣事君如子事
父父母有疾雖明知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

藥者非人子也今我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博羅怒

甚曰你欲死反不與你快死公曰得死即快何不快為

字羅即博羅怒公被囚于獄獄中卑濕汗窄時值夏暑

雨潦炎虐諸氣雜遝交至當之鮮不為厲迺公以孱弱

居之數年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以一氣

敵彼七氣吾何患焉况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

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

星予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齊太史書崔杼

其弟嗣書成者二人乃舍之南在晉董狐筆趙穿弑晉

史聞之執簡以往聞已書乃返靈公董狐

書曰趙盾弑其在秦張良椎始皇東行良為在漢蘇武

節蘇武使匈奴武不屈使牧羝武為嚴將軍頭嚴顏為

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喝曰何不為稽侍中血

帝既蒙塵軍衛皆潰稽紹為侍中以身捍御輦飛矢雨

集遂遇害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稽侍中血也

勿去為張睢陽齒安祿山反張巡守睢陽四百餘戰糧

齒存者為顏常山舌顏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

三四耳為顏常山舌被執罵曰何不速殺我及副舌罵

不絕口賊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居遼東三十年孟

觀荐之明帝迎之不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諸葛武

就家貧常服皂帽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晉五胡亂華豫州刺史祖逖

復濟者有如此江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朱泚反

議欲借號秀實吐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

段豈從汝反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地其黨殺之是

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星生死何足論地維

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

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書送窮北鼎鑊甘如

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閔天黑牛驥同一皂

鷄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

沴自辟易哀哉沮如塲沴陰陽氣亂妖氣為我安樂國

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

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

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在獄四年為詩有指南前錄三卷

公之任大
責重功在
天地豈特
維持一宋

後錄五卷。自譜平生行事一卷。集杜詩句二百首。皆自
有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為吏士講前史忠
義。傳聞者無不傾動。所脫爪齒鬚髮。嘗裹寄弟侄。公在
獄日。望死不得。十二月望後。一令史云。丞相語獄官。宣
烏馬兒云。文丞相性尤硬不硬。會歲終。凡囚者皆釋。惟
公在獄者。嫉公之硬也。公曰。予誓決死矣。昔人有云。薑
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曰。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豈可
改。耶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始終未嘗一
食。元粟王積翁屢饋以銀物。福王與芮長嘆曰。我家有
此人。耶亦以銀百兩。從積翁轉致之。有勳舊西域人。欲

昏懦

保任歸其家事之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

人謀釋公為黃冠師。道師也冀得自便。留夢炎私語積翁

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

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適和禮霍孫為相。引用文儒。

多以公為薦者。元主自開平還燕。問南北宰相孰賢。群

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臣無如公元主。謀授以

大任。積翁昌元等以書致此意。公復書云。諸公義同鮑

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于天下。天祥不

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于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可

屈。因奏請釋公而禮之。以為事君者勸。元主語積翁。命

黃冠師諱
誣罔耳也
必因積翁
輩請釋為
特前之以
斥其誣意
指南錄並
無此語予
斯時可憑
者惟公之
作于元誣
罔不可信
恢復之志
者不知史
有謂公有
人襲之因
黃冠歸故
鄉一語後
受傳中謬
疑有公請

傳皆稱元
主為上
削之蓋史
成于元主
元紀事今
修史者義
應澄正

兵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酋長將行之公聞使人語
積翁吾義不食虜粟數年矣今一旦易此節耶吾決不
食積翁乃不敢言會麥木丁參知政事嘗開省江西習
見公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
戶所收其筆墨書冊初閩僧妙曦號琴堂以談星見是
春進言十一月有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
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兵二千人聲言欲取文丞相投
匿名書曰兩衛軍儘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某日舉事
先燒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羣酋以所謂丞相疑公
有言瀛國公族在燕不便時盜新殺虜左丞阿合馬遂

史傳皆云
若公公豈
為虜召

此二段語
兩傳皆襲
宋史

命徹城葦遷德祐帝及宋宗室於開平北十二月初八
日元主要公至殿中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搗搗其膝
傷公堅立不為動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民不
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爾今用其叛臣叛將
入其國都毀其宗社我相宋於再造之時國亾與亾我
當速死不當久生元主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
中書宰相公曰我為宋狀元宰相宋亾惟可死不可生
願一死足矣又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公曰一死之
外無可為者遂麾之退是夜回宿千戶所明日有奏公
不願歸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歿麥木丁力贊之遂得就

公亦自謂
天與吾故
曰公之死
天操之

市行過市。意氣揚揚。觀者如堵。公欣然曰。吾事了矣。至刑所。問左右孰為南向。乃南面再拜曰。臣報國至此矣。遂受刑。俄有使使止之。公則死矣。年四十有七。其衣帶中有贊。且敘曰。吾位居宰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以死。其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蓋絕筆也。公死前三日。司天奏三台折。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公所為詩文。獻元主。見聞者咸嗚咽感慟。南人留燕。

十義士收

公矢志如
此史傳皆
云公性豪
華聲妓滿
前等語豈
非誣罔

者悲歌慷慨。人人涕泣。欲絕。更置酒酌丞相。相慰藉。更復相賀。各為歌唱。和以吊之。有十義士收。葬于都城外。數日。面如生。有得公絲履寶藏之。都人士持錢爭覩。共嘆忠臣遺跡。云。初公得第。即自矢之天。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嫻賓友之貧者。公子皆死。難乃以弟璧之子陞為嗣。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癸未歲。公沒于辛巳歲。有張弘毅者。負公骸骨。歸葬故里。會林某亦自惠州昇公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會於江滸。人咸驚嘆為忠孝所感。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陞廬墓三年。世傳吉州太和縣贛江濱。

天應星地
應潮

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
生。潭沙清淺。公沒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歸騶從甚盛。
卽而覩之。乃公也。既而聞公死。諸老驚相語曰。公兩任
贛州。提刑去。往輒江水泛溢。其勤王召募。江泛溢尤甚。
師行而水同去。潭是後又深黑不可測矣。公之生也。天
降夢符。其瑞其沒也。星爲之折。隕水爲之咽流。蓋公之
忠能墮空山之石。能來海上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
避幽篁之尋逐。能脫虎口。履鯨波。歷萬死而益勁。而不
能免。賈似道之阻。李庭芝之疑。陳宜中之忌。吳堅賈餘
慶呂師孟之賣國。是公之所可問者。天所不可問者。人

也。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
等序列於先賢堂。士民復以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
肯齋李芾配廬陵。素有四忠一節之稱。今爲五忠一節
云。我皇祖驅胡之後。卽於就義之所。追祀公。謚曰忠
烈。立祠於先師廟西。以風焉。

論曰。語云。慷慨一死。易從容就義。難。是不惟死之難。處
死實難耳。然死固有時。時也者。義之至。仁之盡也。公之
死。死之時也。黃炎午生祭丞相文。欲公早死。是以慷慨
望公。不知有從容之義。在。蓋公之死。天主之炎午。欲以
人操之。耶。故仰藥庾嶺不死。絕粒八日不死。詆伯顏罵

公泣血篇
云慷慨爲
烈士從容
爲聖賢炎
午安能知
此

公又云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權公之死真有權在
公之一身豈爲一宋從來未發之義千古

獨得之言

逆賊脫京口走真州其中宜死者非一乃竟不死甚且
墮空坑之石格江河之神走高沙而迷道匿廣陵而風
雨夫故留公之死於燕市矣而廼來狂生之匿名遇妙
職之告變留夢炎主不釋之議麥木丁贊賜死之請夫
又幻公之死于燕人矣嗟乎公豈不能自爲死所哉處
公之境必以見殺爲正故拘囚數年盡其節死于燕市
盡其忠是真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忠臣孝子仁人義
士未有如公之死之難者何也宋失開闢來聖聖賢賢
之統天寔生公以留之公爲開闢來聖聖賢賢之耻公
寔死身以雪之是公之生承前乎千萬世之擔不容不

生公之死留後乎千萬世之心不容不歿若止爲宋朝
收三百餘年養士之報不幾小視之哉

又曰士之遇也大槩有四曰才曰位曰命曰時公位不
能竟其才廼逢時甚蹇遭奸邪屢斥逐不能盡道行志
豈非命與命之興也不假聲息卷舒天地而有餘命之
廢也殫竭精誠力敵造化而不足如公者歷萬歿于一
生天柱賴以尊地維賴以立人心賴以不歿宋祚賴以
長存而終不能存孱弱之幼主于溟海之中豈非命與

論堪不朽

雖然有子房而韓存有孔明而漢存有豫讓而晉存有
田橫而齊存有西山之石汨羅之水秦庭之淚而孟津

失其王。函谷失其伯。荆吳失其強。今子房孔明。豫讓田橫。夷齊輩皆亡矣。而諸人之生氣常存。即國脉之常存也。自涉厓山。赴溟海。趙氏五庚之數盡矣。而文山之生氣不滅。即宋祚之不滅也。命之一字。固能巧于弄人。而不能奪人。惟有浩然之氣為足恃也。余之傳先生正傳。其浩然傳其正氣。傳其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忠忱貫日。萬劫不磨者。而茲傳之知我罪我。則又不避斧鉞。不畏鬼神。不顧世議。他如從義諸公。則因鄧侍郎舊本而釐正附焉。是亦生從公忠死同不朽云爾。

鍾越載跋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明仁和鍾越訂正

改鄧光薦舊本

相從忠義之士不可少此一傳然處兵動稱北兵予既正

趙時賞。和州宗室也。武舉。歷任知池州。旌德縣。以功名自負。抗敵數有功。入閩行朝。擢知邵武軍。自同督府建。隨府典軍。神采明雋。議論慨烈。空坑之敗。走三吳。溪被執。其事見丞相年譜。至隆興。遇害。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緇重。飭侍姬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有係累而至者。輒麾去之。云。小僉職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眾。官至直寶章閣。軍器監。同督府。參議官。

鞏信。安豐軍人。荆湖老將也。沉勇有謀。同督府見信為

如此戰功
承節之士
雖異代當
崇凡泄斯
土者宜封
植其廟宇

隨公真州
之義隆見
丞相傳

都統制兼江西招捕使。行府永豐兵潰。虜兵追及。丞
相於廬陵方石嶺下。信駐隊據險。殊死戰。體中數箭。
殺敵過當。重傷而死。土人收葬之。事聞。贈清遠軍承
宣使。立廟戰所。至今廟食。水旱疾疫禱焉。信初至。丞
相付以義士千人。信曰。此等何用。徒纏手耳。遂自招
募。淮卒數千自隨。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
鄒鳳。字鳳叔。吉水人也。以豪俠行臺郡間。貌癯。寢挾枯
龜。不類貴將。從丞相勤王。補武資至將軍。後以寺丞
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甚盛。寧都陷。被執。變姓名為
卜者。得脫。攻興國。復永豐。空坑敗。竄身谿洞。約結酋

傑。引兵入廣。潮陽敗。以丞相被執。遂自頸而亡。

張汴。字朝宗。蜀人。明銳輕俊。嘗從吳丞相潛。見淵於荆

湖幕。頗習兵事。從丞相贛州。勤王空坑敗而歿。仕至

秘閣修撰。廣東提舉。同督府。參謀官。

陳龍復。泉州老儒也。登丙辰進士第。沉厚朴茂。有前輩

風流。敷歷州縣。以清勤著名。丞相開府南劍。舉辟多

知名士。如三山林俞。林元甫。皆卒汀州。龍復以老成

重一府。聚兵積糧。循梅行府。趨潮陽。虜兵追。龍復被

執。遇害。年七十有三。

呂武。太平人。丞相陷虜營。應募隨從北行。勁烈喜面折。

此時如人
人若玉事
可為奈張
全陰受陳
空中旨徒
極兵觀望

人。然忠鯁。人皆服之。丞相脫鎮江。走淮東。患難中。賴武自壯。及開府南劔。遣武結約江淮。間關數千里。至汀梅。以環衛官將數千。將出江西。歿。一軍為之流涕。繆朝宗。淮人。有意氣。從丞相于平江。反歸福安。朝宗自婺間道來歸。精練幹實。孜孜奉公。空坑之敗。自縊而歿。官至環衛知梅州。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寨巡檢。素驍勇。敢戰。從丞相勤王。至平江。遣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救常州。拒戰五收。全華等遁。惟玉以所部三寨。及義士五百人。殊歿戰。玉手殺數十人。冒箭如蝟。健鬪無如

之。何虜軍橫四鎗於其項。以敲棍擊歿之。餘兵夜戰。殺人馬蔽積田間。及明。惟餘四人脫歸。事聞。贈玉壕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承節。郎。給良田二頃。立廟于贛州。

劉子俊。字民章。丞相同里人也。相友善。領漕貢。從開府興國。行府敗。子俊收散兵保洞源。引軍入廣。會行府潮陽。越二十日而行。府敗。子俊遇害。官至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同都督府機宐。文字。

蕭明哲。字元甫。吉之泰和人。嘗預鄉貢。剛毅有膽氣。從丞相汀梅督幕。出江西。以架閣監軍。收復萬安龍泉。

張睢陽

行府敗。元甫入野陂。連結諸寨。為鄉豪所陷。走敗被執。遇害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南北壯之。

文山有與淵伯象戲詩

劉洙字淵伯。丞相隣曲。丞相喜象奕。洙雖不敵。然窮思忘日夜。言趣俚下。亦以是好之。從勤王。號劉監軍。專

三子死難

將一軍為督帳親衛。圓機應物。酬答不倦。會病劇。乍起。空坑之敗。執詣隆興。與長子同日受害。次子死亂。兵幼子沒於廣。

陳宜中當國實貴國

杜澣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游俠于臨安。及臨安危。糾合義兵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獎異之。丞相奉使使虜時。澣力爭不

余亦備著于丞相傳

可。陳至道逐之去。丞相承旨使虜。諸客莫敢從。澣慨然請行。丞相鎮江脫走。澣之力也。忠勞備盡。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劍。遣往温台。招集兵財。福安陷。澣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江西敗。又與跋涉危難者。年餘。移屯潮陽。澣護海舟。官富場。至厓山。及厓山潰。澣被執。至廣州。貧病無人色。尋卒。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以貢士有軍功。歷仕州縣者二十八年。家居贛郭中。詔勤王。丞相造門問計。繼周具言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方畧甚詳。其子太學生逢父。亦晝夜參預。籌畫調度。繼周雖若不勝衣。以年

子逢父

時賈餘慶
賣國為虜
畫策散公
所部勤王
義士故耳

父子死節

次子渠

集中無碩
所行狀候
遍搜之

輩為鄉里所推服。率贛義士以從。至京。丞相使虜。有旨放散義兵。繼周父子領眾歸。則贛已失守。繼周蟄兵於農盤。辟草莽。將以有為也。會景炎登極。以繼周知南安軍。八月二十二日。虜總管楊子襲執繼周父子。殺之。事聞。旨贈敷文閣待制。謚忠節。與諸子恩澤。候事平。立廟本州。次子渠。從丞相攻江西。死循潮間。其家人歿亂兵。惟繼周幼女廉渠之子英生在。繼周兄子逢春。投拜為萬戶。入燕間。見丞相于千戶所。丞相為書繼周遺事。作行狀。後數日而丞相遇害。林琦。閩士也。丞相屯餘杭。琦結集赭山忠義。捍禦海道。

及南劔開府。琦就辟。外文采。內忠實。患難勞而不怨。權惠州通判。潮陽敗。琦被執。逃奔惠州。又被獲。鎖其項。至建康。病卒。

謝杞。秘書郎。太學名士。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皆閩士之秀。俱登進士第。以文采望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

吳文炳。林棟。皆閩士。有幹實。俱為督府幹辦。帶架閣。空坑之敗。被執。至隆興。遇害。樊錄判言。文炳受刑時。吏卒粹辱之。文炳笑謂之曰。我與爾亦各為其主耳。爾何辱我為。至死不屈。

許由
李幼節
其得脫而
隱乎或遇
害而死乎

林棟

鞠華叔
顏斯立
顏起岩

時能如公
置閣議則
雲有救援
必不到死

死節于江

劉欽字敬德吉水雋人也預鄉貢有志氣健議論與丞
相友善行府至汀欽來寧都就招諭使鄒鳳虜兵奄
至處亂兵同處者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岩皆吉之英
俊欽歿其父母妻子皆以流離終
曾鳳字朝陽廬陵人丞相嘗從鳳學自太學釋褐為衢
州教授累遷國子監丞隨行府之汀丁丑春添差梅
州通判以病卒於汀

張雲吉州敢勇軍將官從丞相勤王丞相奉使拘留虜
營雲引眾歸鄉里吉城已失雲不勝憤丙子七月引
所部夜襲虜營前擊殺虜軍數百人虜不測其眾寡
與戰於南柵門外雲眾舉砲發喊適虜兵經過者來
援雲表裏受敵會天明戰渴赴江飲虜軍衝擊之雲
眾溺而歿

孫臬字實甫龍泉人丞相長妹夫也丞相兵出興國其
邑人奉臬以邑返正虜兵來攻眾拒守不能下為親
黨所賣遇害於隆興母妻子俱遇害臬官至宣教郎
知吉州龍泉縣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也丞相次妹夫跌宕喜事功起
兵隨勤王及歸郡邑已陷乃結湖南諸峒豪傑謀興
復會督府出江西即以永新縣返正行省命劉槃以

重兵攻之。其親黨張履翁等內應。被執。遇害於郡城。槃亦永新人。素無行。爲士人所疾。槃恨之。以運判權。知隆興府。德祐元年十一月。虜兵至。槃以城降。至是以私憾。導虜兵屠永新。

弟燾夫

蕭敬夫燾夫。兄弟皆工詩。爲丞相客。相從勤王。與彭震龍收復永新縣。及縣再陷。兄弟俱歿焉。

兄弟死節

陳子敬。贛人。以此力雄鄉里。行府至汀。子敬請招集義兵。置屯皂口。據贛下流。以遏虜船。忠效甚著。行府敗。聚兵黃塘。連結山寨。不降。虜以重兵襲其寨。寨潰。不知所終。

是高於遁
迹者

趙璠。衡山人。登甲戌進士第。歲丁丑三月。張虎起兵寶

慶府。環邵爭應之。復邵之新化。潭之安化。益陽寧鄉。湘潭諸縣。湖南行省遣薩里蠻提兵屢至。虎輒敗。失馬動以百計。五月朔。璠與其叔父漂起兵湘鄉。同督府以璠書達行朝。授璠軍器監。號召勤王。於是朝奉郎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前通判贛州。熊桂。湘潭人。進士。年七十餘。劉斗元別省魁。皆起兵復潭之衡山湘潭攸三縣。明年。同督府敗歸汀州。人心大失望。潭省兵陷。所復諸縣。攻焚下岳祠。璠漂走。不知所終。執唐至行省。叅政崔斌欲降之。唐罵曰。紹興

張唐

熊桂

劉斗元

罵賊而死

陳子全
王夢應

此等人人
佛方是真
菩薩

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魏公收拾樁柁者。今日降而
歿。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桂為湘潭人所掩殺。
并屠其家。

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皆攸縣士人。亦自通於同督府。
與趙璠相應。希奭大家。世積善急義。鄉里德之。子全
少剛猛。殺人。晚入佛學。徒千數百人。穎悟如高僧。夢
應甲戌進士。調廬陵尉。臨安陷。希奭遣間使通行朝。
通蜀師。又遣區仲舉通桂師。馬暨及都元帥益王府。
旬日間。遠近響應。景炎即位。事聞。同督府承制各授
官。有差。希奭志有餘而少斷。子全聚眾數千。善撫禦。

為眾所懷。七月二十一日。復袁州萍鄉縣。虜總管

總管聶嵩孫宣差來萬戶。舉兵來寇。夢應率數百人。遇

于明府嶺。戰數合。殺曹千戶大小頭目。虜兵敗走。未

幾。虜益兵再大戰。虜兵又遁。殺來萬戶之子。及頭目

六人。僵屍蔽野。餘兵奔袁州。會傅永新兵敗。督府師

潰。眾謂事未可圖。遂退。獨子全所部。據險待命。已而

湘部諸縣再陷。虜兵日夜環而攻之。子全胸中流矢。

歿。子就逮。盡殺之。妻屬歿。獄無遺類。希奭復醴陵。遇

虜兵。眾寡不敵。歿之一門三十口。無免者。夢應竄歸。

收淮潭。散遺舊兵。善鬪。捕者無敢近。已卯春。丞相執

死節

匡山已亡。乃率百餘人間行入永新境。依顏明叔。後其衆疾復。死散。夢應母妻兒女皆歿。惟一身存。

陳莘字偉節。居饒撫間。登乙丑進士第。奉同督府命起兵。結約弋陽謝夢得。謀取信州。虜兵出捕。莘敗走。伏窰中。不食死。夢得死。亂兵傳卓盱江人。由進士第。受同督府命。爲招諭。起兵無成。遇害。

時字了翁。撫之樂安人。登丙辰第。歷仕知興國縣。有識操守。從丞相勤王。駐吉。聚兵財。運軍需至衢信。達平江。丞相奏除知撫州。江西陷。時家居。丞相出。江。帶行嚮監江西提刑。聚兵入崇仁。返正。未

幾富室。導虜軍奄至。時伏溝竇中。脫走。變姓名。游術。汀。顛。間。數。年。隱。吉。之。永。豐。又。數。年。乃。歸。久。之。病。卒。

羅開禮字正甫。吉之永豐人。會選解褐。授武岡軍教授。以貲力雄鄉里。景炎元年。受同督府劄命。以土兵復永豐縣。未幾敗。被執死吉州獄。

劉伯文字致中。吉水人。以武舉絕倫。賜第。仕州縣。有賢譽。從丞相勤王。明年。義兵散而歸。見鄉國淪陷。居常憤悒。景炎二年。同督府駐興國。伯文詣府。受文書。結約。遠。近。七。月。四。日。至。袁。州。仰。山。廟。祝。湯。氏。家。僕。醉。漏。言。虜。巡。兵。執。搜。其。行。李。得。同。督。府。文。書。甚。多。宣。差。來。

慷慨就義

萬戶鞠之。伯文慷慨自引。一不以累人。獨斬于袁市。家屬徙於燕。二子以屠沽自給。

可恃者力
難攻者心
材甫保如
堞之城死
守不下虜
雖百計攻
之連綿歲
月不能得
嗟嗟忠節
百世可風

李梓發。字材甫。南安軍南安縣人。世為邑豪。主溪洞隅。保梓發為南安三縣管界巡檢。江西陷。南安守楊公。畿迎降。獨南安一縣不下。邑人黃賢與梓發共推前。南安尉永嘉葉茂為主。治守具。虜兵至城下。輒敗。景炎元年十二月。虜酋長塔出與張呂二元帥引軍兵。萬餘圍之。數匝。邑猶彈丸地。城墻及肩。虜兵攻之。百計。梓發率邑人併力。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寨殺獲無算。塔出等相顧曰。城子如堞。大人心

全家死節
於火
愛表祠

乃爾硬耶。明年正月六日。塔出與張呂至城下。要降。邑人裸噪。大罵。俄砲發。幾中塔出。即日徙寨水南。猶力攻。凡三十五日。虜兵死者數千。不能克。二月。葉茂出降。虜兵乃退。梓發與賢堅守如故。戊寅冬。丞相被執。已卯二月。厓山亡。三月。虜叅政賈居貞往要降。城上詬罵如初。時邑人稍稍徙去。心力懈於前時。賈令方文等進攻。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全家自焚。望烟燄五色。或以為忠義之感。邑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當。

張哲齋。台州海上豪也。所居曰城門鎮。蓋國初名將。承

忠烈

忠烈

注士敏

僧降魔必
因虜乳祝
髮者固自
忠臣遁迹
於此

德之後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城門哲齋延款結約舉
事張欣然聚海艘移檄海上豪傑聽命會丞相至福
安請自取明州為陳宣中宣中時為丞相沮止張亦以失約
止越二年張弘範入寇見檄文墻壁間屬舟人與之
有隙告捕至軍前哲齋知不免語弘範曰某生為宋
民歿為宋鬼何怪我為弘範殺其父子碎其家

劉士昭吉之泰和人為鍼工與鄉人同謀復泰和縣事
敗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
而已以帛自經士人王士敏慷慨不撓題獄中云此
生斷不望生還留得虛名在世間大地盡為胡血染

好藏吾骨晉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明罵
又萬安縣有僧起兵舉旗號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
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歿

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問結約取贛
約日舉火為號城內外夾擊仁軍輕先期至虜兵浸
覺閉營掩捕格殺仁軍不見火遽退贛軍殲焉時丙
子冬也已而仁偽投拜虜官要索倨甚仁怒殺其來
使置酒鬻其肉與同督府來使食之久而仁病歿
鍾震桂東土豪也與茶陵賀尹二姓稟命同督府聞行
至厓山未幾厓山潰被虜執脫歸

首陽高節
留商地

蕭興南雄州摧鋒軍丙子秋趙潛方興等兵復廣摧鋒
軍寨於韶州仁化縣山谷間推興為主遣使間受同
督府文書號召浸盛丁丑劉自立守韶州乘間襲擊
興寨興等力戰不敵潰敗不知所之
胡文可字可山泰和野陂里社溪人有謀畧便騎射與
弟文靜生負氣節志在綱常丞相起兵勤王遣蕭架
閣入野陂連結諸寨文可罄家貲招義勇從之由南
贛間關海上與參謀議丞相禮為上賓文可寄弟文
靜詩曰劔戟揮揮過贛城勤王又會數千兵丹心一
寸堅如鐵矢石前頭定不驚又曰奮義於今有弟昆

交可忠魂
存宋家讀
未必及吾
門一語忠
懷慘然

腥膻未必及吾門操持端作奇男子莫負當年大宋
恩又曰伏劔脫京口風波度赤城鶯聲猶故國何處
返龍旌及丞相兵潰文可被執赴難竟死人稱為胡
勤王家

邑侯可恨
惜失其名
逃於遺臭

胡文靜字靜山文可弟也與兄同起兵從丞相勤王丞
相被執文可死時泰和已下敷天從虜文靜猶慷慨
欲有為邑侯何聞其事躬詣野陂招致之文靜抗節
不屈曰吾寧死不負趙氏遂殺之函其首以赴元

蕭資

金應蕭資吉水人皆為丞相書史應從丞相間關脫鎮
江病歿通州城下資隨丞相家入嶺忠勤曲盡丞相

之執遂遇害。

徐榛永嘉良家子。爲丞相書史。丞相執於潮。榛得脫。自

請從行。病歿於豐城。

贊曰。文丞相僚將賓從。牽聯可書者六十餘人。其地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雖人品不齊。然一念向正。至死靡悔。蓋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而能夷險一節。殺身成仁。君子所取焉。

鍾越曰。丞相倡義不屈。諸從義死節者。允宜立傳。但鄧傳書敘處。不無與元。余僭易數字。附刊傳後。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終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附錄

明武林後學鍾越評閱

宋史本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廬陵人也。體貌豐偉。美
晷如王。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
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
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
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
萬餘。不爲橐。一揮而成。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
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

奇疑

宋史作于
完盛時人
多舛謬稱
大元兵伐
宋與陳壽
稱諸葛人
寇何異子
不復甚改
但去其大
字止稱元
臺官乃黨
邪伐正國
安得不亡

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
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
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
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
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
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
不允天祥當制誥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稟天祥
不呈稟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
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
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數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

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
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
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
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
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
三道鼓行破郊畿簿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
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
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
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
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

國家至此
讀之悲憤

公性清淡
豈有聲伎
豪華之理
史欲借以
形容殊為
謬甚

危急時用
二賊典兵
其何能濟
此時斬二
呂及陳宏
中從公
圖議則事
皆可為

此時誰可
都督四鎮
者

張全為陳
安中所遣
既殺屬公
謬甚

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安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安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天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

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安分天下為四郡，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歿。朱華以廣軍戰五

史傳往往稱張世傑兵遁去誣甚恨其忠宋故爾

收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

可恨 逆賊輔虜之謀

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宐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宐中世傑皆去。仍

此宐稱賈餘慶輩降不宐稱宋降請宐易

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

講字

與元丞相伯顏抗論阜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

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

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

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

足以興復。特二闖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

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打吾西兵。

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

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

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

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

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

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

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者。言密遣一

丞相入真州說降李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

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

二路分亦
是能士

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來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購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宐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

此處宐備
載

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叅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林。監軍趙時

諸忠義
時並起

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瀨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應夢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瀨於永豐瀨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

謬甚

空坑得脫
以大石忽
墮故耳迺
云以時賞
給得脫証
謬殊甚可
恨如此

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棗彭震龍張林歿於兵繆朝宗自縊歿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脫者甚眾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歿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昺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歿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歿十一月進趨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

頓首倉皇
等詞謬甚

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滌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拭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

命之等書
皆非

從容

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淚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

黃冠歸故
鄉之語止

元人修史之語

史更謬甚

見於此傳
後人襲之
因有為公
有恢復之
志者不知
此乃元人
誣罔之詞
可惡可恨
史作於元
類多可惡
斯不足憑
者惟公之
指南錄耳
竝無此語
可證其誣

公在虜中
慷慨激烈
處此傳多
不書可恨

慷慨殺身
從容就義
公實諱之

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元昌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

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

文山全集 卷二十一
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亾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嶮崎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歿。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文丞相傳

廬陵劉岳申撰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廷對。寘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效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

臺臣所連
章累牘者
如此

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秘書郎著
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為都知上疏極論不報
出守瑞州召為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
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書左郎
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
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
之為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
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
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
迎合賈意奏免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闢文山於

留心世道
者

丁祖母夫
人憂事宜
悉
去王煥用
宜中國事
焉可為

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
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
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
親移知贛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
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
魯港師潰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
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
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氏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
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煥主天
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煥引嫌去

一班小大
結黨用事

國京學生上書訟宐中沮天祥事。宐中出關留夢炎代相。夢炎素厚宐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於洪。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為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

天建置

天欲兩除

大奸奈群
邪朋黨用
事何

張全實陰
受宐中旨
悞國大事
余傳揭書
之

督府俱宐
中一党人

孟釁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成。尋除端明殿學士。宐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歿之。而全不援。元師薄華軍。廣軍多歿於水。又薄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歿。全宵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歿。歿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狗。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歿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炎宐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

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歿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宐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宐中相見。宐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宐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竝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

世傑亦遁
因史傳文
耳

三十里。宐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宐中相見。宐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宐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竝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

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僉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傍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

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往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國，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輿、朱華、鄒鳳、張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

義仗

公走真州
之苦空悉

此時人心
未嘗忘宋

此舉絕是
奈運否何

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濬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濬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午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閩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為言。灣頭楊子橋

李廷芝不
識人若此
舉得就中
興可圖宋
詐離披文
山顛沛庭
芝等過疑
之故也

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攻瓜州。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護以灣頭。楊子橋合兵攻瓜州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西人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給天祥出視城濠。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為說城。天祥方驚嘆。而兩都統鞭馬

二路分是
際心以

入城門已閉矣。杜滸赴城濠欲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與杜滸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曰。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

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滸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不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如死於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

習義賊

至此李庭
芝等何不
遜迎共圖
大事所以
庸臣之誤
國等於奸
臣

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
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至海陵。過海
安如臯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適牒
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濬浦。始
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楊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
台。以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
上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
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
陳宐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負。天祥辭不拜。以樞
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
赴汀州。遣督叅趙時賞。督咨趙孟深。復寧都。督贊吳浚。
復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巖縣。未幾。浚啣唆都命來招
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浚都與左丞阿剌罕。叅政董某
既入閩。李珣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
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卽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
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
月。斬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
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謀張林。監軍趙時賞。孟深。盛
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瀨。率贛諸縣兵。檇永豐。吉水。招
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泰和。臨洪。諸郡豪傑皆

納欵。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
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
約束。福建斬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
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泰和鍾步。張汴趙時賞趙孟
深。率民兵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籍
死。孟深收殘兵保雩都。督府聞鄒鳳聚兵數萬於永豐。
乃引兵就之。會鳳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兵乘其弊。追
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
箭被體不動。猶手殺數十人。乃自投崖谷。大軍追至
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幾被執。值山徑險隘。有大石忽

去史傳中
趙時賞被

執一段已
先知其謬

矣快哉

墜塞其路。乃得脫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惟母曾夫人

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皆就

執。張汴劉欽為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木呂師

夔李恒以步卒入嶺。峻都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來

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

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漏命弟壁攻惠州。五月。端宗凶

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

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

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

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

國事至此
猶懷忌心
哀哉

秀夫詞實

真切公猶
以爲游辭
其心事事
皆此列已

虜水陸
並進

何嘗一刻
忘死

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與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宐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訓勅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時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爲劇盜。世傑招之。

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於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弘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南嶺。鄒瀛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步騎尚隔海港。陳懿爲引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旣濟。使其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卽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莫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劔。就死。弘範必欲以禮

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惟長
揖耳。或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亦不
能強。遂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下海
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
能故。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上零丁
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是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
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
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卽沉。
其妻孥冠裳抱祥輿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皆從太

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
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亾矣，忠孝之事盡矣。
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
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亾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
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亾矣，卽死誰復書
之？天祥謂商亾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
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副元帥龐鈔兒赤起行酒。天祥
不爲禮。龐鈔兒赤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
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
祥京師。弘範遣督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

光薦卽作忠義傳者

是大英雄作為

皆稱南人極得體只此便見從容就義品

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三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卽絕粒不食。計日可。丘首廬陵。乃爲文祭奠。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卽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鄧光薦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

又十餘日得疾。十二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見羅博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常有宰丞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

文山全集卷二十一
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卽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

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問汝立三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社稷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多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曰得死卽快何不快爲博羅呼引去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鬚髮寄弟璧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

爲公傳而
稱元主爲

上吾不知
所以必胡
人也

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績翁謝元昌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木丁參知政事，麥木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

壬午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亾，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卽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木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

文山全集卷二十一
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
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
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
不見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
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
和爲歌。更置酒酬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
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旣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
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
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
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

自豐州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卽上書
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亾。猶乞斬呂師孟。繫鼓。此豈
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宐也。陳宐中張
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宜也。李庭芝疑之。至欲
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
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與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
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
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
暴之天下。後世始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

陳宐中何
嘗好如賈
似道

丞相所遭
更難於武
侯而設心
更苦

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疎濶。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亾七年。崖山亾。又五年矣。

丞相傳

吉水胡廣撰

宋文丞相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天祥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游鄉校。見學宮祠鄉先生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

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藁。一揮而成。寘第五。帝親擢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開慶初。元師圍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遷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并條陳數事。一曰簡文法。以立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三曰就團結。以抽兵。四曰破資格。以用人。辭旨剴切。幾萬餘言。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

授。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入爲內都知。又上書極言其惡。請寘之罪。亦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卽日解官。而臺臣黃萬石論以不職終喪。除尚書左司郎中。尋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黃鏞奏免。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復奏寢新命。改知寧國府。以郡居上流。僻塞。稅務無所取辦。爲民害。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頌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直學士院。兼玉牒所檢討官。賈似道稱疾乞

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藁於相。天祥不逆。似道意諷別直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似道勉留。力丐祠。束擔出國門。遷秘書監。似道使臺臣張志力劾罷之。除湖南運判。臺官陳堅復奏寢。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始闢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十年。改知贛州。

始闢文山

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元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燭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宐中不合。燭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宐中沮天祥事。宐中出關。留夢炎代相。素厚宐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趣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隆興。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隆興退屯。置司撫州。嗾守臣趙必岳以宐中令趙時秘狀稱寧都連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樂安。宐中黃將至撫州。申樞密院。天祥言寧都六姓招募數千人。駐吉州。候旨入衛。未嘗有一足至撫州境內。守臣張皇誑惑。欲沮撓勤王大計。有旨責降必岳。時秘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薄郊畿。君以新集之兵赴之。是何異驅群羊搏猛虎。天祥曰。吾豈不知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

去一風犬
來一狂犬

尚義者誣
爲劫掠忠
良者厄于
匪人國之
終日
云亡不俟

止於降責

好朝論只
是要國家
速亡

詔勤王者
無應急君
難者沮留
失祚只壞
于小人手

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報也。天祥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死。八月。天祥提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贊軍事。至臨安。朝論猶以宐中未入爲嫌。天祥駐兵西湖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承以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俟宐中至。乃發。朝議以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

豈非宰
授指

益偃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蒙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十月。天祥入平江。宐中遣使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張全以兵伏虞橋。士龍戰死。而全不援。走回五牧。以就朱華。華措置守禦。全不許。元兵薄華軍。華戰敗績。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軍斷其指。華軍多溺死。元兵繞山後薄贛軍。曾全等先遁。張全亦宵遁。尹玉獨以孤軍當其鋒。人皆殊死戰。所殺人馬無筭。玉死之。

督府俱宜
中一黨人

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請於督
府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徇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
死所官其二子元師破常州屠其城進攻獨松關急留
夢炎陳宐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
猶豫未決兩府劄再至乃委印通判王舉之責環衛王
邦傑以守城天祥去平江三日舉之邦傑開門迎降都
人大駭議天祥棄平江天祥出兩府劄榜朝天門衆始
定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
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留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
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有主特太皇太后不允都人競為危

言持車駕不欲動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
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
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天祥又請將京師
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隸少保背城借一以
戰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元丞相伯顏至臯亭山距臨
安三十里宐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宐中相見宐中

此處乳難
之極空詳
載

宜中與虜
厚焉肯遁
世傑于虜
仇馬得遁
傳未可盡
信蒙史文

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
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
祥詣軍前講解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

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為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輸軍前。北朝全師以還。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為之改容。因留天祥。且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

不立稱奉
降表至是
主元紀事
也然家鉉
翁何曾同
局書法何
擇謬如此

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使謝堂。僉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等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傍慰解之。初天祥上疏乞斬呂師孟。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至是文煥謂天祥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六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闔族為逆。

賈餘慶等
逆賊應鏞
一身零剛
像于先生
祠前方快

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自是愈益留不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林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吳堅賈餘慶北行。初天祥將詣軍前。諸客皆贊行。天台杜濬獨留。行諸客逐濬去。至是諸客皆散。惟濬從。至京口。留十日。天祥欲引決。濬與帳前余元慶定計。亡趨真州。舟不可得。元慶遇故舊。以白金千兩求

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二十九日午。趨過瓜州。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江。得驅迫稍緩。是夕醉。至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巡夜者杜濬強與之飲。而宿之酒樓。得其官燈出巷。至舟。幾爲邏舟所獲。賴潮退。彼膠淺。適風便。幸脫。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延入城。時真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忽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再成與諸將幕。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宣撫不能合從。得丞相交通。兩閩不一月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

苗再成是
留心國事
有經濟人
惜其無方
量從李庭
芝之疑竟
非天哉

李庭芝眼
孔不若張
徐二路分

再成計將安出。再成言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向瓜州。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楊子橋兵三面合攻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要兩浙歸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貴。遣使四出約結。先是揚州有脫歸卒。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得書。反疑宰相併十二人無得脫理。以天祥來說降。罪真州開門納之。諭再成遂亟殺天祥。以自

白。再成不忍殺。給天祥出視城濠。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城。示以制司文書。天祥方驚嘆。兩都統即鞭馬入城。門已閉矣。天祥徬徨門外久之。杜濬欲赴城濠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路分云。安撫謂揚州不可往。天祥云。夏宣撫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濬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又云。且行。既行。又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

文山全集 卷二十一
云。要送丞相往淮西。天祥云。淮西無路可歸。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舡。今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然猶以淮西路導之。見天祥無可疑者。然後導以從揚州。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濬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矢石之下。城外去揚子橋近。必有哨騎。不如且避哨一日。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卽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途。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從者十二人。四人已腰金。逃矣。不得已往揚州。從賣薪者依其家避哨。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趨高郵。失道。哨兵奄至。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三創。天祥偶不見獲。濬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亂屍中舟與哨

相先後至海陵過海安如臯凡三百里舟與追騎常相距其間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滄浦始釋制司前疑而又迫追騎賴通州守楊師亮出郊聞而館於郡衣服飲食皆其料理又得商船通楊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卽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館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宐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劔南號召四方

十月趨汀州遣督叅趙時賞督咨趙孟深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督贊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天祥覺汀守黃去疾有異志移屯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深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降啣浚都命來說天祥軍士洶洶遂殺浚以安衆心時浚都等旣入閩李珣王積翁降之爲福建宣撫招討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卽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復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都統錢漢英王福有跋扈志斬之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

謀張朴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盛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
鳳率贛諸縣兵直趨永豐吉水。招諭副使黎貴達率吉
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響應。多遣人詣軍門
受約束。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
璠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張堂熊桂劉斗元吳希奭
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以應天祥。福建斬
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元江西宣慰使李
恒遣援贛。自將兵攻天祥。貴達以軍千人。民兵數千。遇
騎兵於太和。鍾步騎兵突正軍。正軍不動。遽出民兵後。
民兵驚潰。自相蹂籍死。孟滌收殘兵保雩都。天祥欲引兵

會鄒鳳於永豐。會鳳先爲恒兵所敗。同起事者劉欽鞞
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
豐。兵敗被執死。天祥聞之。製服哭祭之。李恒乘勝追天
祥。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
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數十百人。乃自投崖谷死。恒軍
復追空坑。天祥兵潰。幾被執。值山徑險隘。忽有大石塞
其路。故追兵緩不及。而妻妾子女皆陷。趙時賞被執。兵
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歸天祥。以此
得逸去。與母曾夫人子道生俱奔汀州。吳文炳劉洙林
棟皆就執。各自引決不屈。張汴劉欽爲亂兵所殺。天祥

時賞誰執

一段是元

人作史故

捧墮石之

天意耳今

皆耳食

趨循州。其冬元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峻都莆壽庚劉溪以舟師下海。天祥駐循之南嶺。元兵圍廣州。黎貴達潛謀降。斬之。明年二月出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命弟璧復惠州。四月端宗凶問至。衛王繼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勒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覩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乃移書秀夫。天子冲幼。宰相遁荒。詔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

相距秀夫太息而已。又欲移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不果入。六月祥興帝自碭州廻駐崖山。天祥累請入覲。張世傑日以迎候。宐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官屬各轉五官。以金三百兩犒其軍。時軍皆疫疾。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五人。俱爲劇盜。世傑招之攻閩。遂據潮州。叛附不常。潮人苦之。天祥聲罪討懿。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於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明州海艘。漂至潮陽。得水軍二

十餘人云元帥張弘範以水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水陸並進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嶺南謀結寨據險以自固鄒鳳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兵尚隔海港陳懿爲鄉導具舟以濟其師弘範旣濟弘正以輕兵襲天祥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卽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急索水飲莫得速死已乃暴下竟不死鄒鳳自頸未絕衆扶入南嶺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張鏗熊桂吳希奭陳子全俱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滌遁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就劔死弘範必欲以禮相見左右命之拜天祥曰吾不能拜吾嘗見伯顏阿朮惟長揖耳左右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日且旻弘範度不能強卽曰見伯顏臯亭時吾實在旁遂以客禮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至是

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卽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帝赴海死。太妃宮人已下。皆從之。將士官屬皆蹈海死者數十萬人。天祥不勝悲憤。爲長歌哀之。十四日。弘範軍中置酒大會。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以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商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之改容。副元帥龐鈔兒赤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龐怒罵之。天祥

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命送天祥至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謹獲其行。且以崖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四月二十二日。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劫奪者。卽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奠。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廬陵城下。卽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心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家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鄧光薦遷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

天祥北行。淮士多謀劫天祥者。不果。十月一日至燕。供張甚盛。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弘範至。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盛設兵衛。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繫頸。五日起樞密院。九日始一見丞相博羅平章。弘範暨諸院官通使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力強之。終不可。通事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更有何言。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嘗

有宰相以宗廟城郭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不能詰。平章以下皆笑。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

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爲不正。卽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責在陳丞相。我時未當國，難以責我。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丞相所言多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得快死耶？汝死必不可得。快。天祥曰：得死卽快，何不快爲？博羅呼獄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所脫爪齒鬚髮，嘗裹寄弟妹。始終未嘗一食官飯。王積翁屢餉以銀物。福王與芮乃歎曰：我家有此人耶？亦以銀百兩從積翁轉致之。有勲舊西域人欲保任歸其家事之。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冀得自便。留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

果適和禮。霍孫爲相。引用文儒。多以天祥爲薦者。世祖自開平還燕。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可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宰相將行之。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朮丁叅知政事。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

每倡言不如殺之便。上與宰相屢欲釋之。輒不果。會有閩僧妙曦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薛寶任。自稱宋王。有兵二千人。欲取文丞相。投匿名書。言某日欲舉事。燒蓑城。葦爲亂。丞相無可憂者。群臣有言瀛國公族在燕不便。時盜新殺左丞阿合馬。遂命撤城葦。驅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頗疑丞相爲天祥。十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折。初八日。召天祥至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堅立不爲動。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

時宋亡矣。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卽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願一死足矣。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又奏。天祥不願歸附。當賜之死。麥朮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臨刑。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有使使止之。至則死之。見

丁義士

聞者無不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更置酒酬丞相。更相慰賀。有十義士收屍葬於都城外。面如生。年四十有七。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觀者咸嗚咽。感慟。有得其絲履。寶藏之。初天祥旣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媼。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遣人告墓。時以弟瑩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

文山全集 卷二十一
海道卒官其子富爲典文署丞史臣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旣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旣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爲丞相傳比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叅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旣以刻梓後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郡人夏伯時亦以

鈔版於是岳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
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悞考
訂合而爲一中主岳申之說爲多并取證於丞相文
集芟其繁復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
並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岳申之贊本乎天
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
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
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難者昌黎
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丞
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矣其相從興義之

此傳更不
可少

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迹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
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
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
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就富貴其視丞
相廝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
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鄙齷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
遺事赫赫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
比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談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
盛事蓋漸遠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寔失實惟
取信於列傳眩瞶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

文山全集 卷二十一
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僭也永樂丙申春二月甲戌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郡人胡廣謹識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附錄

明武林後學鍾越評閱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床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聞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子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

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戇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倥惚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僉判。與其兄堯哲。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速丞相死
未知丞相
者丞相之
死豈待人
速然王公
是自忠義

但學未盡
辰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太節亦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

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
丞相豈一
言忘死死
固有所也
文字甚悲

壯警切可
觀

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

執而勇於就義。當於臬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

公走真州
時固亦嘗
構七首

死丞相者
天君能知
否

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

一片苦衷
固是愛丞
相過激之
言但丞相
于幾微必
察豈待諄
諄

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免。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士。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

丞相原欲
死廬陵

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
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
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
妾大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
后。安大妃于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
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
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
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
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
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

幸相忠烈
合為一傳
公真無負

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
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
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
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
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
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
為位其間。聞計則哭。

公豈畏死
何言至於
此

又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
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

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面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于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文丞相祠重修記

楊士奇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大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已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闔。浩然之氣。以

天命去宋
天理在公
萬世確論
余亦以公
在則宋不
亡楊先生
蚤發之

劉岳伸是
第二傳

北京祠劉
崧始建

劉履節始
行春秋祭

李庸脩葺

祭器刻
佈流布

知崇禮表
勵為急務
者絕少哀
哉

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
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
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
岳申撫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
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
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
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
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
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
謁公祠下顧瞻祠宇獎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

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
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
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
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
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剗繁之才上下皆稱之
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
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
以示來者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堂記 羅倫

出廬事業
俱有本

三秦凜冽
奈不行何

叙法俱着
精神

王炎午所
以成中人
之見不知
仁者之心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可以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材也。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嘗以義裁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在當之。虜次臯亭。三軍震動。宰相遁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也。夫慷慨就義。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勵。非仁者其能然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餓。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當死。仰藥於潮陽。當死。絕粒於南安。當死。卒至就囚燕獄。從容南向。再拜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也。夫公之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

張世傑忠
懷炳耀余
獨謂其不
宜同陳宜
中輩混皆
之宋史文
不可盡信

快論叫絕

古亡國烈
士頗多但
亡國如宋
失萬古冠
裳而公之
烈存前乎

千萬世之
心肩後乎
千萬世之
擔所以自
古未有

韓雍請加
謚號

此又作記
者之急務

之沮黃萬石之嫉李庭芝之疑張世傑陳宜中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國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鼎發死於池江萬里死於饒姚時死於常趙時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死於吉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平公非仁者之勇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府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歛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太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後世之為人臣者

墓田記

羅元泰

墓田非古也田以義起不害其非古墓祭亦非古也祭以仁存亦不害其非古有宋信國文先生成仁取義三

羅高設立祭田

代而下一人耳。墓在鷺湖大坑之原。距先生桑梓僅十里許。田宜有也。祭亦宜有也。當六庚之訖。籌捐一元以徇國。斯時墓不墓。祭不祭。先生弗計。及岳枝向南。王塚獨青。後世慨先生之百挫。間關仰先生之再拜。從容此墓之所以脩。田之所以出。祭之所以起也。豐嶺羅高。字峻極。於先生為同邑。為同鄉。飲先生清光。佩先生幽馥。多歷年所。每自興嘆。無以識景行之私。爰就封下。置圭田十畝。為先生子孫歲時拜掃之供。吾意春雨秋霜。奉嘗謁祀。俎豆席芻。鬱鬱酌茹。皋亭潮陽之英風凜凜。有時黯然而萃於此。乎南劍空坑之寸丹。耿耿有時勃然見於此。乎燕京柴市之正氣堂堂。有浩浩然來於此。乎於戲先生之忠義。並泰華塞宇宙。精神雖無所不之。而體魄所棲以安者。實在於茲。然則峻極之舉。誠盛心也。田入如千年峻極之冢。嗣統恐父之名。雖著於郡乘。可為信。不若有辭。勒諸祠琰。為可久。用是先生之裔孫承蔭。協謀請記於予。詞慚皇甫。語愧淮西。奚敢贅隻字於其間哉。雖然。事又不容於不紀也。封田以祀墓者。固峻極仰止之良心。舊時祭田間。亦有漁侵蚕食之者。又不識此心為何物。繼今而後。抑不知是田間有覬覦之否乎。所可恃者。先生之特忠鉅節。與烏兔爭光。覆載同久。百

漁侵公祭田必是奴虜

立田者盛
心得此更
遠大

千萬世之所敬慕者也。萬一晦蝕，必有泰山喬嶽者，體峻極之盛心，為之恢復云。

文信國公祠堂祭田記

彭序

何物豪強
忍奪此乎
道夷虜耳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在廬陵文山之麓，舊有祭田，為豪強侵奪，世遠人亡，漫不可復。成化丁酉春，一峯羅先生謁祠，聞而悵嘆者累日。時副憲洪君性萬善，觀風至郡。

方是公書
如今鄉紳
心須謝禮

一峯為書，令公九世孫繼宗馳達行臺，蓋欲求田以供祭也。副憲嘉納，了無難色。適萬安縣民蕭麗漢得無主

天來銀肯
真心作公
用愧死貧
夫

古窖銀，遂獻於官。洪顧郡守曰：此銀自天來也，得非信國之靈乎？不擾官，不病民，而田資已具，有能以田售者

官銀專為
恢復舊址
豈非天哉

宜倍直以償。於是售者益眾，乃得膏腴十畝，即公舊隱

基也。元季兵燹廢以為田，洪益喜曰：是田匪直得以供公之祭祀，抑且得以復公之舊基，一舉兩得，不可無文

以示久遠，乃屬記於序。序曰：信國忠義冠絕古今，顧序何人，而敢置喙其間？洪曰：以子之才，於性為同年，於信

國為同鄉，是記義不容辭。於乎宋之不振，播遷嶺海，公起兵艱棘中，千挫百折，志不少衰，意圖恢復，奈何天不

公一人不
止為宋三
百年

助宋，宋運訖錄，公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而忠肝義膽，昭天地，貫金石，與日月爭光，千萬世猶一日也。後之論者，謂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公一人耳。雖世享鄉邦之

茲斯土者
當重加嚴
飭使田得
永祀可也

祀理亦宜矣。此一峯先生之悵嘆。副憲太守之用心。非私於公。為世教慮。忠義勸也。故今鄉有忠烈祠。四時之奠獻。官有忠節祠。春秋祭祀。享瞻其祠。視其田。雖四方行道之人。猶將敬慕愛護之。不暇矧鄉邑里鄰。可萌一毫慢侮侵奪之心乎。而華夏外夷。亦知公之孤忠大節者。猶能景仰師法其萬一。况子孫承祀。可不激昂奮發。襲芳趾美。以求無愧於其先乎。是記之作。非徒詔其後。亦以表勵鄉國云。

重修富田祠堂記

羅洪先

文山先生生於廬陵富田。出而仕。遭迥於臨安。更歷筠

吾浙中先
賢貞烈祠
坍塌不堪
有人心者
觀此能不
動心乎

宣洪。虔湖南諸地。赴國之難。聞關於平江毘陵。真楊閩。浙流離顛頓於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死於燕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死。足以風萬世之人臣也。蹤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將毀淫祠以就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於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稍遠。無相念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今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萬。獨不之厭。曷故耶。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貲畜居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公。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

官微而事
大卓然可
風

志臣固不
計吾恐無
人心

重其身以
重國是得

公苦忠

此段泥于
元史之証
雖百方為
公反為韃
靼欺罔

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於分守叅政張公元冲。得廢永寧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等之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死國。何有於家。炎社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風也。宋室不綱。土宇崩裂。勢有緩急。此一時矣。滄桑變革。骨肉仳離。善和之墟。若敖之鬼。亦豈其所欲哉。猶子吾兒之句。先生固已計之。而未嘗大遠於人情。此亦一時也。當其在國也。國為重。而身為輕。及其不棟。重其身者。亦所以重人之國。而豈悻悻於溝瀆之見哉。使元而果於不殺。則黃冠故里。出備顧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待。而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屑矣。惜也。言不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死者之所為。而未有深知其心者。此非意及也。夫取必於一死者。大抵激發於意氣。蹙迫於利害。拚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主。固不可槩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悟後語乎。必至於是。而後深達夫死生之故。夫達死生之故者。生貴乎。順

此言悻甚何不考先生紀年錄

順

以死塞責
環天下大
事頗多

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與人同情而不為
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先生之大
所以能風萬世而所在祠之者也神遊八極無乎弗在
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世丘壠而歛歛過其故鄉歲時
蒸嘗隨感而至有不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
其身而身乃萬世同其姓者咸以不獲屬昭穆効駿奔
為深耻而當時赴難之人竊伏鄉園首鼠喙息敢於負
國者抑亦何限卒之烟沉澌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
聞姓名則唾詈之即令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為祖故
墅雖存曾不得享麥孟之獻其於得失何如哉嗚呼此

妙哉可風
可戒

亦萬世之鑒也因太息而附於記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水雲

悲悽激烈
不減屈騷
九章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嚙瓊雪窖身不容
寸心耿耿摩蒼空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
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
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
蓼莪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
地結萋弘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
憶魂招不來長嘆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息不通鴈飛絕。獨處空廬坐縲紲。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地收兄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冤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兄跣足行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冤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饑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爲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冤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安。叫怒索飯饑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蹲坐膚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肺肝。嗚呼六歌兮。歌欲殘。冤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粧顏如玉。憶昔狼狽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冤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
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呵護六丁立。
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兮。歌轉
急。竟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
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
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
放。竟招不來默惆悵。

哭文丞相詩

虞伯生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
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
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

祭文丞相文

張鳴鸚

維公生鍾山川間氣。出當宋祚將移。麗藻雄文。奪幟於
羣英角逐之會。弘猷壯節。拜相於國事旣去之餘。名寒
羶裘之膽。而不能障北風之勁。志切金戈之礪。而不能
挽落日之暉。喪君立君。九死不已。失尺復尺。百挫不摧。
迨於敷天左袵。孑然巢燕。北飛伯顏不能屈其節。李羅
無所肆其威。小樓三載。忠肝介石。便殿一對。義氣淋漓。
白刃甘餐於柴市。黃冠不返於鄉閭。貫日精忠。華夷同

見凌霜勁節。天地皆知。讀正氣之歌。髮衝背裂。誦衣冠之贊。淚湧涕洟。幸我

明。空腥羶於一掃。諒忠魂亦快然。以發舒。屢祀典之有赫。兼廟宇之維修。君臣之義。死忠無悔。父母之邦。生氣來歸。夕陽古廟。枯木寒鴉。何讓睢陽雙節。而青螺白鷺。蒼松翠柏。悠然萬古一時。鳴鶡昔尋史傳。時勤景仰。今守茲土。益切欽孚。顧臨政伊始。未遑拜奠。祠庭祇瞻。廟墓而緬懷英烈。先用遣官代致。披衷陳詞。知靈明之在上。冀降鑒而儼嘗之。

叙傳論

傳採入紀年錄低一字附

鄧光薦

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踰弱冠。卽先多士。感激理宗親擢。不倚勢。近利。齷齪自業。故其立朝。有本末諫諍。有風烈。治郡持節。廉明有威。及北軍渡江。捧勤王詔書。泣數行下。內不謀於親。外不謀於屬。卽建旗移檄。以列郡守。舉事初。亦冀奉詔書多。足相和應。已而諸路聞然。若不聞。惟天祥獨行其志。堅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屢躓而愈奮。至拘留北營。驅逐北去。猶冒萬死南走。蒙疑涉險。寄命頃刻。僅而得達。當是時。其飛潛若龍。其變見若神。南北無不想見其風采。故軍日敗。國日蹙。而自遠歸附者。日衆。從之者。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雖緣人心思嚮中。

非公則數百年尊
敬士之報掃地

文氣跌宕
感慨有千
長之風

國未忘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興起。動悟之也。天所廢興。智勇為困。而况居乏深謀之客。出無制勝之將。用之行陣。類非素簡練之兵。大抵瓦合烏散。常抱空志。赤手舉事。上不資籍傍。無犄角。是以先聲有餘。跳身數遁。蓋自江西之劔。麾下單弱。因以疾疫。不能出師矣。不幸被執。仰藥不死。久繫燕獄。不死。徒欲信義於前。自白於天下。後世非有秋毫貪生畏死之意也。雖功業不能以尺寸。而志節昭灼乎。終古南北之人。無問識與不識。莫不流涕驚歎。樂道其平生。自古節義之太。臣蓋不若是烈云。又為詩以哭之。

為小滿曲
士說法然
少此辨析
不得

詩曰

真實哀痛

管仲一聯
可稱詩史

天地無所
逃責故須
與文人之
筆端

哭公無處哭。忽忽但神傷。一死三年忍。孤忠百世芳。觸山天永折。掘獄斗無光。收骨誰燕市。猶堪託晉陽。所欠死分明。何心更苟生。錯疑囚管仲。快見害真卿。竟塞青楓塞。天全汗竹名。北人傳好句。大半獄中成。怒罵都堪史。須眉更若神。風霜欺遠客。天地負純臣。囚鳳文猶蔚。屠龍性肯馴。淒涼李翰老。無力傳張巡。

又

思公淚縣河。九地無處瀉。想公騎赤龍。請命蒼梧野。世人醉生死。翻笑獨醒者。焉知千載英。精爽曠不夜。義士

二語悲壯

道盡千古
興亡事

無廢興時運有代謝念昔喪亂初公騎使君馬奮袂起
勤王慷慨淚盈把須臾三萬輩如自九天下燈棋書檄
交笑語雜悲咤捧土障洪河一繩維大厦至哉朝宗性
萬折終不捨身繫冠自南血碧心肯化顏鈞凜忠勁杜
旬蔚騷雅晉陽骨肉冤東市刀兵解精神揭天日氣魄
動夷夏丈夫如此可一死猶足怕田橫老賓客白髮餘
息假有時雷電岩意悟尚飄洒非無中丞傳殺青付誰
寫竟歸哀江南千秋俎鄉社

祭文丞相文

或傳丞相已死而祭之

廬陵王幼孫季惟

歲戊寅月日致祭於文山先生之靈曰嗚呼人皆貪生

是公真知已

公心必不
欲順天氣
節已是挽
定

公死如歸人為公悲我為公祈我知公心豈此而止而
至於此則又何俟方其從容人已或訾我知公心感慨
易耳山岳崔嵬有時忽頽滄溟浩發有時忽竭月胡而
虧日胡而曷理數至此天地無策公心烈烈上陋千古
謂山可平謂天可補奮身直前努力撐柱千周萬折千
苦萬苦初何所為以教臣忠策名委質視此高風我與
公友衮衣裘褐我安南畝公盡臣節此心則何所處則
異幸公未著可以無媿昭昭青史垂法將來彼徒生者
尚何為哉

祭文丞相歸葬文

前人

起句具有
呼天搶地
之悲

歲戊申月日祭於文山先生之靈嗚呼幼孫獨不得從
公而俱死耶始初建議委曲遷避惟期純忱恪盡所事
人皆議其爲非而終也竟莫移其一是及其寄聲小村
貽書禾川謄詩嶺海之南猶欲收歛以俟靜密而觀入
又議其爲迂愚苟便而終也竟莫強其所難嗚呼前言
如夢不幸而中予方衰經里閉震動君親危亡感發悲
慟毀幾滅性豈敢求用當途宛轉乃欲共濟既無可爲
乃復苦塊忽焉風傳謂大索客遁藏苟免孰不惕思幼
孫嶷嶷爲綱常計士誰不死死以知己昔遠闕庭不及
死君今也徇義出入於門於是大揭所授之職銜不易

今馮道輩
不得安臥
泉下

所服之衣冠徧告朋友徧語北官吾實爲公之門下客
而不可追者也至於誤傳仙去設位而致祭繼聞舟過
追餞而悲歌貴弟入燕而請委是皆欲以身從公遊於
泉下而靡恤其他者也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
耶嗚呼公死何憾余生何心尚憶昔者小村之行也傾
瀝血忱但願至性始終純誠後會公觀見謂此語但必
上聞嗚呼今公一死彌久彌光卓然君臣之義屹立萬
世之防所存者千萬所損者毫芒既得正以斯斃縱萬

亦未嘗損

此人可與
學道

磔其何傷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憶從山間
語常夜闌因及死生愚謂形有成毀神無變遷東生西

孔子未嘗指釋老爲異端宋人汨沒腐堆中不能出豁如此

真相知

大元二字恨欲易之

沒如彼。火傳此義已出。義文之神易。豈可謂始於釋老之異端。公則曰否。亦既死後。霍然無有。絕筆流聞。乃若於吾言而有取。今公之形體死矣。其靈明果何如耶。豈超鴻蒙。騎日月而尚顧乎故都耶。倘其然。古人締交死生。何間道義千古。榮名夜旦。余猶麗於有形而未得與俱遊乎。汗漫倘身心之有愧。尚期賜迷途一呼。沉痾之鍼砭也。嗚呼痛哉尚享。

哭文丞相

尚書東平徐世隆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哭文丞相二絕

尚書太原劉伯宣

衣到弊時饒蟣蝨。國於亡後見孤忠。求仁既得無餘憾。散入區區野史中。

智伯待賢宜厚報。瀛公識爾未應深。堅剛百鍊終須屈。千古難銷國士心。

又

人生無百年。等化一丘土。富貴有朝昏。忠義無今古。巡遠猶有望。宋瑞奚所圖。堂堂罄臣節。存者爲何如。

哭文丞相

泰和龍仁夫

忠節身華冷堂堂見此英萬人隨目化一士與天爭杜
宇生啼血蚩尤死用兵微生何寸草惟有淚縱橫

又

入關吾自戴吾頭脫關恨無狐白裘林深虎鬪日西夕
風急鴈斷江南秋蒙泉石上礪牛角障東橋邊鳴鹿呦
忠竟夜歸風雨作怒氣上激奔湍流

又

黃誠性

三百餘年樂育恩晚於科目得斯人崎嶇嶺海暮年國
零落龜毛萬死身諸葛未亡猶有漢包胥欲泣更無秦
挑燈慷慨歌梁甫鬢髮蕭蕭愴鬼神

謁文丞相祠

豫章胡儼

覆餗必謂
陳宜中

大厦兮既顛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冀不負兮
所天天茫茫兮曷信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自淚
浪浪兮盈襟脫虎口兮危疑羗中道兮失路風塵兮傾
洞心鬱抑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脩
兮何許雲冥冥兮山蒼蒼舉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匡
忽豺虎兮充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奮
張何時運兮迫阨披猖兮見繫矢死兮弗渝哀夷齊兮
不食拘囚兮纍纍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
風悲遺祠兮黷宮儼肅肅兮令容神逍遙兮八極驂白

螭兮駕青龍。流耿光兮。天地與造化焉窮。

又

胡儼

未句分明
以伏龍

清風大節古來稀。一寸丹心天地知。獨汎鯨波經汗漫。幾從虎口脫危疑。南歸慷慨勤王日。北上從容就死時。黷舍至今遺廟在。黃鸝碧草不勝思。

又

胡廣

丞相祠堂在帝城。門墻近接學宮平。生留餘恨圖全國。沒有精靈食舊京。萬古乾坤高節槩。九霄日月著忠貞。我來稽顙瞻遺像。尚見風姿颯爽清。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真義士其
存公遺文
一節是先
注大功臣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誤督府忠義傳。劉申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即序中所稱自燕以公瓜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楊士奇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兼學士院權直。吾郡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

又多本於此云。

閱文山集謾述二絕

胡儼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河慘。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一龍南去海茫茫。社屋寒來鴈叫霜。萬死拳旗還舉義。千金脫險竟浮洋。都城不泯忠臣祀。國論猶傳政事堂。志士悲歌多感慨。後人誰識謝翱狂。

神石銘

廬陵李鼎克貞

神石者。宋少保右丞相信國文公兵散獲祐於石也。當

米元章拜石呼丈此

石直可君

可公

可證史傳

中趙時賞

給執一段

之証

景炎垂亡。信國開督府於汀州。出兵恢復。至吉之空坑。兵敗而走。山徑險隘。追兵已及。公方過大石。忽墜而塞其路。追兵阻於墜石。不能過。比再求路而公已去矣。夫石者頑然無知覺運動之物也。今而能拯忠臣於危迫之際。是石而神也。其孰使之然哉。蓋公之忠義有以感之。而天實使之也。公當宋室潰敗不可為之時。猶奉其遺孤於海島。致身竭力。奮不顧死。圖欲復其宗社。一念之烈。上通於天。能感夫深山之石。使之震動奔走。以効其用。類若軀策之者。此天之所以祐乎忠義。而有非人力之所能及者矣。然余疑天既祐之。而終不使之成功。

此翁乃可與言天人

之際

何哉。豈宋運已終。既不可復。而一時倉卒之間。暗昧而死。不足以表其忠節。必將保祐完護。使之雍容就義。死於燕市。然後精忠大節。烈烈然著。當時而垂無窮。於以正千萬年。綱常彝倫之道。為臣子之準。上天之意。其在此歟。噫。向非茲石。則公死於斯時矣。此石之所以神也。為之銘曰。

銘詞亦古
勁雅稱

空坑之原。厥石。齟齬幾千萬年。峙於幽阻。嗟嗟忠臣。兵敗而馳。追騎已及。形迫勢危。砒然而墜。塞其要阨。昔焉夷途。倏爾阻隔。敵師孔武。竟莫能踰。脫其危迫。靡有艱虞。維石之神。維石之功。維天所使。以完其忠。雍容一死。

義盡仁至。千年綱常。由茲弗墜。嗚呼。神石。天地悠久。公之忠節。同茲不朽。我作銘詩。以開來哲。烈哉信公。神哉茲石。

神石詩

吉水夏霖道存

巉岩山頭石頑。鈍不可鑄。屹立自太古。閱歷忘歲年。疋馬為敵走。三軍亂馳奔。微軀豈容惜。忍見天為崩。山徑方欹危。追騎來如雲。截然阨中路。劃使生死分。鼎命不再凝。誰能支其顛。獨餘忠義士。欲使昌其傳。茲石亦孔神。所使寧非天。火德竟絕焰。孤忠永堪憐。

指南錄後序

范陽鄒緝

黃冠之訛
先正亦有
見之者

右指南後錄三卷。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所作也。有前錄。蓋其奉使元伯顏軍及脫京口走三山。益王行在所所作。自分為四卷。若後錄則自潮州被執北行。并繫燕獄中所作。每卷首又各有自序。其第一卷又分為上下。謂之指南者。蓋志其盡忠死國之心。誓不復有他志也。見於其所為前後錄自序甚明。而世乃有吟嘯集之號。何其異哉。鄉先生劉公岳申所撰公家傳亦言為指南前後錄。無有所謂吟嘯之號也。但其言前錄三卷。後錄五卷。則考公自序為不合。緝意後錄亦當為四卷。第壬午歲時尚有散逸不存者。今亦不得自為卷。始以附

光華能留
心於前哲
如此

余未敢稱
篤義有志
則竊比焉

於三卷之後。俟復有所得。則以補之。且正前號之謬。而復其名為指南錄。庶幾公之本志云。然前錄則公所為序號存。而詩不完者。幸今皆有在。而廬陵縣學官已鏤板行之。獨此後錄。世罕有完本。緝求之三十餘年。而後得。既手自抄錄。以藏於家。遇有好者。即使之傳錄。猶慮其傳之未能廣也。而吾郡推官三山林同正行欣然欲復以刻之。學官以與前錄共傳焉。正行可謂有志篤義君子矣。嗚呼。公於崎嶇險阻之間。許國之心。久而益堅。雖艱苦備嘗。而處之怡然自得。視死如歸。故其大忠大節。所以暴於天地。垂諸後世者。皎然如秋霜烈日之光。

可以誦讀
可以尚友

潔屹然如岱宗。喬嶽之崇高而人不可狎近也。緝為公
郡人每一想慕公之風烈。輒為之流涕感奮而興起。况
於是詩實公平。生平深有望於後人之不泯其傳。冀有以
知其心者。然公之心固已白於天下後世矣。而其詩亦
不可以不傳也。惜其湮晦已久。幸今得復見於世。緝豈
敢私其藏而不與眾共之哉。因書是說於後。使讀公詩
者知公之所立其志。蓋素定而從容殺身以成。夫仁者
其所履蓋尤不易云。

讀文山集五言律詩

鍾天均

盡忠輕命易。處死愜心難。虜識宋丞相。朝無天可汗。胡

黃冠一語
兄能為我
正其訛

沙沉碧血野。語誤黃冠把卷纔。吟咏春潮起肺肝。

吊文山先生七言古風

鍾天均

公乎欲作夷齊餓。過却祁連無首陽。公乎其作箕子生。
彝倫傳不到。擅鄉吾君水濱安。可問臣心匪石徒徬徨。
惟余有心
兄忖度之
此余傳跋
意也兄更
為闡之

文丞相諫

鍾天均

家弟異度生平有嗜書之癖。披閱間每值會心。
便為引滿。至稍陟回。適輒烈腸所激。奮髯短氣。

下上千古操子玄月旦非一日矣。幼讀先生傳。益擊趙氏宗祐先生固甘同其存亡。何至堂堂宋史復爲腥羶蒙抹。抱先生九京之憤。不翅身漫之者。遂爲刊定。以昉君實晦翁二先生書法。付諸梓。以嚴華夷之樊。因繹而嘉之。且艷先生之文。而景先生之烈。敬爲誄以弔於先生也。其

辭曰

天降箕昴地鍾河嶽。先生參之。挺生戩穀。君親天只發言。則暴曰忠。曰孝。矢於初服。遭宋之季。適罹陽九。元氣消亡。六馬索朽。廣益難稽。裝姦能久。始陳暮而不售。繼

寫得此

義旅以羸糧空。各擁而踰。清人嘆以翱翔。計虜酋之深入。不載慮而披猖。策權姦之故智。疇矢命而扼吭。至於五牧之戰。受制張全。誰其授之。宜中。悲旃致尹玉之竭節。亦椎結之半殲。矢不發兮思其故。指可掬兮胡自挫。樊圃撤兮中樞紛愕。貽兮相顧背城。借一事猶可爲。權歸祈請。氣奮心摧。義奪大酋。志歿如飴。海濤非險。蜀道易陟。火傳一綫。朝宗百折。二表出祁之心。三呼渡河之節。繫補天之志定。至繁碁而勢絕。駕言兮周道。寤寐兮無爲。宛糾兮有辨。目選兮黍離。舒天紹而寄慘兮。耿寫所歷以自托兮。怒如行邁兮。靡靡此何人兮。何其

知
見真公相

鼎鑊於靡。顧嚇腐鼠。而若兔懷。荃護於入夢。忽惕覺。以如醉。俾旃裘之嚮往。何僉王之衆喙。守完節以罔訐。斯歸枕而取義。亂曰。乘雙虬兮此遊敖。終風霾兮萬竅。嗚天爲怒兮擊沙石。人爲泣兮歌楚騷。日寢光兮曠曠。雲結愁兮蕭蕭。齊歿生兮一致。若領會兮莫搖。睹星匡兮熠燿。芬萬載兮一朝。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一終



